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一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一

○○○○求舊

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以君子化民莫先敦本上行下效謂之德風王者居天下之尊崇政教之本欲民歸厚孰不務乎歷視前世淵潛草昧之際有過從款狎之鄉風雲感會之辰有攀附飛升之佐遠

臨震極寧忘平生遂乃幸其地示留連長飲之恩懷
其人極萬戶千鍾之賜豈惟報德亦所推誠故典實
多編次咸在

周文王燕朋友故舊作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鳥鳴

嚶嚶嚶嚶兩鳥聲也

漢高祖五年正月封丞相蕭何為鄼侯鄼屬南陽食邑八

千戶初何以父母文母害為沛主吏掾無害若言無比也一云無人能傷害

之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嘗

佑之佑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陽繇役也吏皆送奉錢三何

獨以五至是復益何二千戶曰繇咸陽時送我獨贏

錢二也贏餘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

九月封盧縮為燕王縮豐人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

祖太上皇相愛親父也縮之父與高祖之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縮

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縮壯學書又相

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縮嘗隨上下避宅謂不

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縮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嘗

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嘗從出入卧内衣被食飲

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

莫及縮者封為長安侯縮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

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高祖欲王縮為羣臣缺望缺謂相關也及虜滅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群

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高祖欲王縮皆曰太尉

長安侯盧縮嘗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高祖乃立

縮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

十二年十月封郎單右軍為中牟侯始高祖微時有

惡給高祖馬故得諸侯

是月帝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助行酒饗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筑形

似瑟而細頸也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

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忼

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

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

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

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

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帝欲去沛父兄固請

帝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

西獻獻牛酒也之往也皆往邑帝留止長飲三日沛

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帝曰

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極至也一至吾特以其為

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五月幸甘泉因之高奴幸太原見故羣臣

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畱游太原十餘日宣帝微時與杜陵陳遵有故

相隨博奕博雙陸奕圍碁數負進進者會禮之財及即位用也謂博所賭也

遵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遵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

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君寧遵妻

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遵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

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元康元年詔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帝自

處之其里居冢西鬪鷄翁舍南帝少時所嘗游處也

賀安世之兄初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

為賀上書得下蠶室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

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

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

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

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微怪賀聞知為

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

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

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帝追思賀恩欲封其

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身死進封故賀有一子

蚤歿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帝同席研

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

須守冢戶數銷減至三十戶帝曰吾自為掖庭令非

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二年封御史大夫

丙吉為博陽侯初武帝末巫蠱事起告以故廷尉監

徵被詔至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

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

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閑燥

處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醫

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吉為人深厚

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

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

庭宮婢則則婢名也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未

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獄間者章下掖庭令民夫上書自陳嘗考問

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

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管汝安得

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

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歿有子孫皆受厚賞

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

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耿時御史大
 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
 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帝將使
 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之也紼繫
功之緝也

帝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
 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後病果瘳

瘳與愈同

吉上書固辭

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帝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
 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
 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藥醫以自持又詔曰朕微耿

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
 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
 張賀輔道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
 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
 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
 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
 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時張賀有孤孫霸
 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哀帝為定陶王時韋賞以明詩為太傅及帝即位賞
 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

食邑千戶

後漢光武建武初徵樊曄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帝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乃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

二年更始所置廷尉行南陽太守事王嘗將妻子詣

雒陽肉袒自歸帝見嘗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

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難危謂帝敗小長安造嘗壁與嘗共破甄阜及

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嘗頓首謝曰臣蒙

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

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

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

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

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

具為群臣言嘗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

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

為左曹封山桑侯

三年徵房子侯鄧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

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辨之王莽末讌言劉秀當為天子或云是國師劉秀

光武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故辨之帝大笑

六年春征西將軍馮異來朝異字公孫初從光武徇河北及王郎起光武日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萋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菱肩因復渡滹沱建武三年拜征西大將軍六年來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珠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十七年十月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日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

十九年九月帝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嘗每來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嘗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曰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六年光武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
 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
 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大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
 雄所保也婦人亦懷鄉之恩厚加賞賜

張充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朱暉父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

已卒乃召暉拜為郎

宋佑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佑不時相勞苦而先升

講舍光武即位後車駕幸佑第因笑曰主人得無捨

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一云光武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密合藥帝追

念之賜祐蜜數碩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平其親厚如此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

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衣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

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

繻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

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

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

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諛順旨要領絕

要與腰同

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

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卽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相與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惡。」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子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曰：「下卽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魏太祖以丁斐同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與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

斐曰：「文侯」

文侯斐字也

卽綬所在，斐亦知見，對曰：「以易餅」

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損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求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問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

王陵為發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師

王允所坐亦云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

王雋汝南人太祖之為布衣時愛雋以壽終于武陵太祖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

表為先賢也

司馬坊字建公為尚書右丞太祖為北部尉建公所舉也及太祖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

橋玄為太尉初太祖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橋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大牢祭奠

自為其文褒賞令載公祭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

翳邈哉往矣吾以初年建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繇獎助猶仲尼稱不如

淵李氏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志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綽不以斗酒隻鷄相遇沃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舊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虛忿能貽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劉勳與太祖有舊後為盧江太守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

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

衛臻茲之子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

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

文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吳質字季重文帝為世子時嘗在坐席後為元城令帝即王位與質書曰南史之游存者三人列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土從我游處獨不及門

瓶罄壘恥能無愧懷路不去遠今復相聞

初曹真嘗休亦與質

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馬

路粹漢末為秘書令坐伏法文帝素與粹善聞其死

為之歎惜及即帝位特用其子為長史

楊修字德祖坐與陳留王交遊為太祖所殺死後百

餘日而太祖崩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

劍奉太子太子嘗服之及即尊位在雒陽從容出官

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

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

何夔為文帝太子太傅遷太僕帝踐祚封成陽亭侯

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

之當務也常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

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病未瘳神明

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邢顒文帝為太子時顒為太傅及帝踐祚以顒為侍

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

明帝為平原侯時母丘儉為文學及即位為尚書郎

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

晉宣帝為魏太尉景初二年征遼東天子詔弟孚子

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敕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

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為歌曰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
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武帝即位就家拜崔遊為郎中初遊為文帝相府舍
人以廢於家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故及之

羊琇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及帝踐祚累遷中護
軍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賞其後司隸校尉
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
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

又云武帝與羊琇接進同席琇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及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為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

祚累遷中軍加散騎嘗侍琇在位十二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

何邵字敬祖少時與武帝同年有摠角之好帝為王
太子以邵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嘗侍甚見親厚
鄭默為散騎嘗侍初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
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
與其父褒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
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
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嘗愧有累清談遂問政
事

華廙少為武帝所禮累遷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

諸軍事坐事免官與陳總共造猪關於宅側帝嘗出
 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
 臺望見屢昔菑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
 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大衛將軍數年以為
 中書監

劉弘有幹畧政事之才少家雒陽與武帝同居永安
 里文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
 更令轉太宰長史

元帝太興三年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
 臨君瑯邪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

朕應天符命創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負子來邾邪國
 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
 高祖以沛為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
 漢氏故事

唐帝初封邾邪王及即位詔邾邪國及府吏進位各
 有差

穆帝以王洽為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帝曰敬和

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少數呼見意甚親

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
 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

令拜洽苦讓遂不受

後魏道武天賜元年追錄舊臣加以封爵各有差
明元卽位初問左右曰舊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
有誰時新息公王雒兒對曰有李先者爲先帝所知
帝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
曰臣至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帝
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
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
能言莫不慶忭

文帝在東宮時賈秀爲太子中庶子及卽位掌吏曹
事帝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又以
谷洪爲散騎嘗侍南部長李靈爲平陽將軍雒州刺
史李訢爲儀曹尚書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
將軍洪靈訢皆授帝經以舊恩拜又贈訢母孫氏爲
容城君帝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旣總萬
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
傳之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
獻文與陸定國自襁褓同處及踐祚拜定國散騎嘗
侍特賜封東郡王加征南將軍定國以承父類辭不
許又求以父爵讓弟遂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

孝文延興二年十二月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民先配邊戍者皆免之

宣武景明初自皇太子卽位詔宮臣增位一級

前廢帝普泰初盧同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強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至是帝以舊恩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

出帝永熙二年平東將軍致政董徽卒帝以徽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嘗侍都督相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

烈

後周太祖時侯莫陳順少豪俠有志度從征伐有功累遷驍衛將軍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閑素相友善且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

明帝爲公子時與少司馬蔡祐特相友善及卽位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羣臣朝宴每別被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

武帝及齊王獻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瓜州刺史李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幸

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人其庸可忘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彩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務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宇文孝伯安化公深之子其生與武帝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後帝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於盧縮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

隋高祖少時與雒陽元諧同授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

勉之尉遲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諸擊破之及高祖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食邑千戶

郭徽初仕後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宇文慶初仕周歷延寧二州總管高祖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相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實

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騷擾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剪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數無籌畧但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帝言皆驗及此慶恐帝遺志不復收用欲見舊恩顧且錄前言爲表奏之帝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

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帝每加優禮

李諤初仕周爲天官都上士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高祖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累遷治書御史

韋師初仕後周爲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後兼晉王廣司馬從帝幸醴泉宮召師與左僕射高穎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爲笑樂

鄭澤初仕後周定策以高祖輔政開皇初有罪除名尋授開封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帝賜宴甚歡因謂澤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上柱國帝顧謂侍臣曰鄭澤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澤因奉觴上壽竇榮定初仕後周爲雒州總管高祖受禪來朝京師帝顧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而遣之

司馬消難初仕後周爲交州總管時高祖秉政消難與尉遲迥不受命遂奔陳初消難自北齊歸周高祖父迎消難遂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高祖每以叔禮事

之至是陳平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

長孫覽初仕後周爲大都督周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卽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開皇中高祖嘗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帝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若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

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大將軍知高祖相貌非嘗常每自結納開皇初封泰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帝嘗從容言及舊恩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義臣與尉遲迥本同骨肉旣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營山與

司兵甲與迥隣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
意卽陳丹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
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實
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
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
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從孫

劉景仕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重
顯隆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
慶州總管

郭榮初爲高祖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
大夫高祖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
城郡公

盧賁開皇初爲右將軍與華州刺史張寶等謀黜高
頴蘇威事泄免死及爲齊州刺史民饑穀米湧貴關
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爲民後從幸雒陽帝從容
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
揆頴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頴
齊坐與凶人交構繇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飲
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斯吾不忍殺卿是屈
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

虞慶則與高祖有舊因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
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帝賜御史酒
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侯曰飲此酒
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嘗如今日世守富貴

權武自高祖為丞相引之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
後六歲拜浙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
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
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

煬帝大業二年七月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
十七人官爵有差

九年冬十月乙酉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
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
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壩懷德思止所以宣播
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為高
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
吏皆量才受職

趙才帝為晉王時以上儀同三司配事及為太子拜
右虞候率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
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
聲歲餘轉右武侯衛將軍

張威虔煬帝為晉王時為司刑參軍及王為太子為太子舍人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封府尋拜謁者大夫

段達煬帝為晉王時為參軍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

裴虔通河東人煬帝為晉王時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較尉及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直閣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嗣位以藩邸之舊

漸見親待累轉為左屯衛將軍

諸葛穎煬帝為太子時為藥藏監及即位為著作郎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

長洲苑侍講蕭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道後昆其見待遇如此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一

十月初一日校

册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二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 夏允彛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二

求舊第二

唐高祖初為唐公冠京師隋左親衛竇靖德以親故之恩見之甚悅歷拜周并州大總管司馬遷長史

武德元年五月即位凡有賓客故吏咸加升擢率意進用不限階資

二年閏二月甲寅帝引見并州元從將校以下謂之曰朕起義并州以救元元之命實諸君之力也卿輩執羈勒從我已三歲矣朕每念之無忘寢食待東都平定當放卿還故鄉衆皆曰幸遇龍興獲展微効俱沾不次之賞今天下未定豈敢辭勞但陛下初發太原許定天下之後與臣輩同幸并州今鑿與未動臣下何能獨去帝曰昔有此言朕所以忘於是廩食其妻子

是月己巳隋吏部侍郎楊恭仁進見帝爲之興引與同坐言疇昔爲歡者久之

三年二月辛丑隋殿內少監豆盧達自東都來奔與帝有舊引入卧內讌賜甚厚

三月戊辰隋尚食奉御郭弘道自東都來歸弘道字太寶帝初爲殿中少監深喜之及踐祚弘道在東京帝每遣門人訪其在沒聞其來也遂遣使迎勞於道及此引見涕泣曰臣識龍顏在天下之先今拜闕庭在衆人之後臣之罪也於是引入卧內言及疇昔夜久乃罷賞賜萬計拜同州刺史在州思慕不肯理事徵拜衛尉卿尤蒙翫狎仍下優詔每參見奏事特令昇殿

孔紹安隋末為監察御史監帝軍深見接遇帝受禪紹安自雒陽間行來奔帝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

陳政初仕隋為謁者兵曹宇文化及之逆以為太嘗

卿委之禦侮政數勸化及歸國化及不能乃亡歸長

安化及失政之後三軍奪氣兵勢益弱帝與之有舊

聞其來也大悅遣使迎勞及至賜宴極歡尋授內史

舍人

許紹初仕隋為夷陵郡通守後遣使歸國拜陝州刺

史封安陸郡公帝與紹有舊因下詔曰昔在青衿同

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在目在

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在岳州渡

遼之時伯喬又同戎旅安危契濶累葉同之其間遊

處觸事可想公追硯席之舊歡存同通家之曩好爰自

荆門馳心絳闕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張瑾隋末陷王充及雒陽平詔徵瑾入朝以舊恩歷

右衛大將軍軍器太監帝哀其年老從容謂之曰公

筋力漸長過爾勞曳無乃辛苦耶朕不惜官但恐相

損瑾固請曰幸遇明時願得陪奉帝領之及為羽林

將軍遇突厥來寇瑾不戰保于幽州帝以其年老拜

冠軍將軍優以散秩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九月戊戌賜舊邸僚舊
下逮胥吏帛各有差又宴舊府佐及學士於弘教殿
賜物各有差

貞觀十五年五月壬申并州道士及僧父老等二百

人詣闕上表稱太原王業龍興之地登封禮畢伏願

臨幸臣欽若等曰是年四月有詔封泰山故父老因有禮畢臨幸之謂帝賜宴于武

成殿顧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戲暑往寒

襲將三十年矣因與舊識者陳說往事以為笑樂又

謂之曰他人之說或至面諫卿等朕之故人以實告

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耶故老咸

稽首言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之力也臣等餘年

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因固請幸并州帝

曰飛鳥過故林尚徘徊躑躅況朕太原起義遂定天

下永言懷舊誠所不忘俟東封還或與公相見耳各

賜物而遣之其不來者仍降璽書存問之曰昔隋末

喪亂百姓凋殘酷法淫刑役煩賦重農夫釋耒工女

下機徵召百端寇盜蜂起人懷怨憤各不聊生水火

之切未足為喻先朝不忍塗炭思濟黎元朕稟承神

筭奮劍南起與彼境英雄同心協力不顧軀命以救

蒼生爰自晉陽興兵立義雄鋒接刃櫛風沐雨除凶

去暴布德行仁天下又安戎車止息九夷八狄莫不
來庭以至于今二十餘載豈予一人所能致此實賴
天地之靈宗社之福賢人君子為朕股肱文士盡其
才智武夫宣其武力朕端拱無為庶幾王道然漢祖
悲歌嘗思豐沛晉皇吟咏唯在溫原此人情也況并
部之地創業之基與諸父老首立大事引領北望感
慕兼深思與父老一日敘舊懷之在心所不忘也但
海內殷曠萬機多事巡省四方未獲周悉父老宜約勒
鄉黨教導後生親踈子弟務在忠孝必使風俗敦厚
異於他方副朕此懷光示遠邇使旌表門閭榮寵家

國書名竹帛豈不美乎夏序甚熱想各平安善自怡
養動靜聞奏故有此勅想見朕心

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帝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郃城立
節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已上及居宮側數百人
賜宴焉帝謂之曰朕幼遭隋亂櫛風沐雨饑不遑食
以救蒼生百姓得無歿亡二十餘年矣今重還舊鄉
與父老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之生處至此傷心觸
物增感因泣下霑襟羣臣莫不獻欷又曰今召父老
言宴少自寬割耳又謂羣臣曰人或時覽物不能自
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時多有未仕

朕今君臨四海、公等並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載一時、朕與諸公、豈各自知也、遂縱酒盡歡、其父老中、或宿經役事、或舊媪、蒼頭、皆蹈舞勸醉、爭前上壽、或因言屈滯者、帝咸理之、宴畢、賜帛、各有差、其無官者、並加泛級

二十年、帝征遼還、幸并州、引從官及太原父老、宴賜物、有差、因下詔曰、太原之地、興運所階、全晉之人、義深、惟舊、自朕恭膺寶曆、二紀于茲、何嘗不御展長懷、想嶠陵之風雨、臨軒遠、感念大麓之雲雷、當於此時、乃忘身而拯溺、實賴同德、並羸糧而樂推、役不踰年、遂清區域、諒繇成都之衆、謳訟闡虞帝之功、戰牧之徒、歌舞興周王之業、伏茲協力、竟至昇平、懷彼勤勞、何忘晷刻、旣因垂拱之暇、再省創業之友、周歷郊原、宛如疇昔、訪其父老、已多長謝、不見所識、魏后遂以興嗟、卹彼故人、漢高因而式宴、前王是日哀樂交懷、在朕深衷、義符于此、是用具陳、廣樂共申、高宴取譬、還譙之賞、同彼幸代之情、仍曲赦并州管內大辟罪已下、繫囚見徒、皆赦除之、嘗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又以前銀青光祿大夫、遼山縣伯溫昂、爲金紫光祿大夫、保晉陽之舊也

二十一年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薨帝聞之流勸將往哭之房玄齡頓首諫曰陛下久御藥石不可臨喪去歲聖躬不安康復甫爾臣等敢以死請帝曰朕此行也豈獨君臣之禮歟兼以故舊情深恩戚義重一朝長逝忍而不哭之乎卿等勿復言也乃從數百騎出興安門司徒長孫無忌哭於喪側聞駕來馳往奉見涕泣馬前諫曰餌石臨喪經方明忌臣之目見誠有所徵陛下含有黎元須為宗社珍愛臣亡身士廉知將不救嘗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履亡沒之後或致親臨生存虛荷榮班無酬聖德安可以北首夷衾輒回鑿駕魂而有靈負譴斯及不願親臨期於必遂其言甚切帝終不聽無忌中道伏卧涕泣交流帝感之還入宮苑南望而哭雨泗沾衣從官無不屑涕

載胄初仕齊為鄭州長史帝尅武牢而得之引為士曹參軍武德末以藩邸之舊除兵部郎中

薛萬淑以屢有戰功拜上柱國封武城郡公帝與之有舊引為護軍及嗣位拜右領軍尋鎮黃龍檢校東校尉

崔善為尚書左丞後歷大府大理司農陝秦二州所

在之職皆名幹理雖類以罪失官然以相府僚舊旋被昇用

蕭瑒隋煬帝蕭后之弟義寧中陷王充爲工部尚書帝之平東都也引爲諮議貞觀中以藩邸僚案歷黃門侍郎太子右庶子

褚亮爲通直散騎嘗侍致仕歸于家帝行幸維陽及

成翠微宮賜亮詩每有隔澗想思之句及駕幸遼東

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興師旅卿

嘗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

言疇昔我勞何如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借一

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其

爲歎舊如此及至寢疾詔令高手醫將藥救療中使

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帝甚哀惜之再三言及流

涕

張後裔初在太原侍帝講經史貞觀初爲燕王諮議

從王入朝特被召見屢蒙顧問後裔因奏言陛下龍

潛之日嘗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對曰李

姓必得極厥橫流實資仁聖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

於此首謀順天而動黃河以北指搗可定然後長驅

關右以圖帝業萬姓喁喁孰不幸賴帝曰此事並記

之耳因賜燕於月池言及平昔乃從容謂後裔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奏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孑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爲萬乘之主計臣此功逾於先聖帝以爲笑樂乃令羣臣難問後裔左傳謂之曰朕昔就卿受春秋今猶不忘後裔謝曰陛下天縱聖德稟自生知臣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帝大悅賜以御馬及諸物遷燕王府司馬後爲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帝召問曰朕與卿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即求致仕後裔對曰年老筋力不健望得還私第時見闕庭帝曰卿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裔陳謝不敢帝曰朕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也時國子祭酒缺後裔奏言之因授國子祭酒俄遷散騎嘗侍又請致仕許之加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望

斐寂旣流靜州會山羗爲亂寂率家僮破之帝思其佐命之舊徵入朝會卒帝聞而傷之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高宗在春宮時蕭德言爲侍讀及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祿大夫特令全給祿俸遣通事舍人就家致問仍令乘輿至肅章門引見優禮甚厚賜帛百疋因

是晉府及東宮舊侍讀許叔牙等身没者子孫並增秩賜物焉

永徽二年十二月贈故中書令馬周為尚書右僕射以東宮舊僚故也

顯慶二年十月幸鄭州以高祖在隋嘗牧滎陽有經事高祖任郡佐史布衣以上身見在即以名聞

五年正月幸并州至澤州之長平頰帝以歷試此境賜父老等布帛有差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以是高祖龍潛舊第賜絹五百疋度僧二十七人

麟德元年九月丙子至自萬年宮便幸舊宅停七日丁丑宴羣臣賜物有差

總章二年九月幸岐州以高祖仕隋為扶風太守故曲赦岐州仍賜高年衣物粟帛各有差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宴房州父老於雒城南門各賜勳一級帛十五段又以衛尉卿同平章事魏元忠為

兵部尚書尚書韋安石為吏部尚書太子賓客平鄉縣公李懷遠為右散騎嘗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酒

泉縣公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為特進檢校益州都督府長史判都督事京師

留守戶部尚書同中書令下三品兼檢校雍州長史
弘農郡公楊再思兼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判都
督事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祝欽明爲刑部尚
書仍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帝在春宮元忠等繼爲左
右庶子等官至是故有斯授又追贈故文昌左相劉
仁軌爲太尉故太子詹事蔣儼爲禮部尚書皆以春
宮舊僚故也

三年四月庚寅幸薦福寺其故吏周府宮從至寺者
各賜勳一轉崔敬嗣則天初爲房州刺史帝爲廬陵
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惟敬嗣獨申禮致敬又供
給豐贍帝嘗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
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乃
知誤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官

睿宗景雲二年三月故吏部尚書張嘉福追復官爵
嘉福神龍初爲吏部尚書兼相府長史唐隆元年同
中書門下三品河北道宣勞使嘉福昵宗楚客附悖
逆庶人及楚客誅有制斬之使未至嘉福次懷州牒
令禁錮司法遽殺之尋後勅放于嶺表而嘉福已死
帝卽位以藩邸舊臣復官焉

玄宗初在春宮褚無量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及

即位遷郊正傳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
嘗侍仍兼國子祭酒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

開元二年八月詔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質
命有太山之重義徇則為輕事有疾風之力節全則
為勁況君臣之相遇而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祿大
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為
量深沉合謀靜而安仁動能體國往居藩邸潛欸風
雲亦猶彭祖之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嘗遊幸于外至
長楊廊社之間皎於此時與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

皇即當九五王必為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
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皎
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聞徹太上皇大上皇
遂奏於中宗孝和皇帝皇帝尋遣嗣王邕等鞠問皎
保護無怠詞意轉堅李通之識記不言田叔之髡鉗
罔憚乃為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謫皎炎荒中宗特
降恩私遷潤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逾深載於朕躬
憂存王室以為天且有命預覩成龍之徵人之無禮
嘗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
誅夷履危本於初九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

然可圖而艱難之中是所繫賴洎朕祗膺寶位又共
翦奸臣拜以寵光不忘撝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
膝則曾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朕之闕斯人孔
藏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
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
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于否當其悔則滅宗毀族
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補豈
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宣
告中外咸令悉知

九月詔曰明王垂訓則罪不相及善人懼罰則刑不
可濫繇是毋嘗直言豈坐趙括魚旣從戮寧遣叔向
古之道也朕所務焉衛尉少卿崔滌竭誠奉國忘體
事君曾同下杜之遊頗若中陽之舊誠表於先覺節
全於後凋其兄滉素蓄異圖交結兇黨滌雖懷在原
之惡深憂闔室之刑動靜則聞始終必盡為臣不隱
唯滌有之言念厥功曷云從坐况老父就殞諸兄繼
歿摧落變衰有足矜憫賞罰勸沮宜判忠邪滌家除
兄滉一房外餘並不須為累

滌今名澄玄宗在藩邸與之同里而居繇是有

舊景龍中玄宗之潞州賓友餞別者自國門而旋滌
獨從至于華及登極恩眷甚厚賞賜相繼恩渥之處
當時無比帝以其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
所漏洩乃于滌笏上親札慎密二字以誡之

五年七月制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
 宜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
 以也嘗太嘗卿上柱國楚國公監脩國史姜皎衣纓奕
 代忠讜立誠明識比於橋玄密私方於朱祐朕昔在
 藩邸早繇也欵洽嘗博我以不遺亦起予以自愛及膺
 大位屢賜崇班茅土列爵河山傳誓備蒙光寵特冠
 等夷朕每欲其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
 私第自知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休我恩貸庇爾
 子孫宜歸田園以恣娛樂散官勳封並如故時皎弟
 晦為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權寵
 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損之故有是命後坐
 漏洩禁中語配流於雷州死于中路帝思皎舊勳令
 遞其柩還制曰念舊飾終抑惟令典故秘書監姜皎
 頃在屯難頗申誠績運屬光華途延恩澤而過繇也驕
 怠遠隔幽明言念往初有深矜悼宜寵泉突以示不
 忘可贈澤州刺史

六年二月以少府監齊景冑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充劍南道度支防禦兼松嘗姚嵩等州處置兵馬使
 以隰州刺史充國公陸象先為潤州刺史岳州刺史
 燕國公張說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海州別駕員外

置同正員韋嗣立爲陳州刺史沔州刺史張延珪爲
蘇州刺史洋州刺史賈曾爲慶州刺史皆坐貶久之
特恩甄敘爲其舊也

十一年正月幸潞州以歷試舊宅爲飛龍宮詔曰朕
巡狩晉陽觀風問俗肆覲羣后存問百年候於境者
抑爲故事今停蹕潞州勞以牛酒其外州刺史及迎
駕父老道士女道士僧尼等遠來至此頗以艱辛宜
並令預會刺史賜物四十疋父老以下各賜物三疋
又勅太原府境內其有沈淪草澤抱德栖遲及武德
功臣子孫并元從子孫才堪文武所屬官者並委府

縣搜揚具以名薦辛卯詔并州置北都改州爲太原
府癸巳親製起義堂頌刻石紀功于太原府之南街
二十年十月北狩至潞州勅曰朕往在藩邸遊歷潞
城歲月頗多人情亦厚今因巡省再過此邦初至歡
呼皆有繇衷之感將去停立益知戀主之誠言念此
心孰不能變雖天下爲一政有何殊而王者無私議
不謂此特宜優異以納羣心其潞府百姓丁壯等免
征行令其分番宿衛定名長從仍委長史韋虛心審
問父老百姓等如此處置可否奏聞

天寶七載正月制曰哲王垂範既有寵於勳庸先聖

立謀諒不遺於故舊贈澤州刺史姜皎身心敏識雅量通才夙懷經濟之能且著文辭之美往居藩邸早奉欵誠及登寶位嘗進忠讜漢高之念盧縮魏祖之重橋玄彼此一時我亦無愧永言徽烈豈忘褒崇宜加贈於八座更開封於百室可贈吏部尚書仍賜實封三百戶與子孫永克享祀

肅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卽位於靈武詔東宮官屬既會昌期合承寵命量加改轉

李泌自天寶末待詔翰林仍東宮供奉帝甚禮之泌爲楊國忠所忌出斬春郡及帝卽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穎間行至彭原郡謁見陳今古成敗安危之機契於宸衷延至卧内勸皆顧問泌稱山人故辭祿秩以散官寵之特拜銀青光祿大夫仍知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事

杜鴻漸爲朔方節度判官會帝承命北巡徵兵討逆屯于靈武鴻漸得謁見及卽位之際鴻漸以定策功遷中書舍人兼判兵部侍郎

代宗寶應元年八月優詔東宮官僚並與改轉願守本官者亦聽李進初爲帝東征從事又爲皇太子元帥參佐後至兵部侍郎卒帝甚悼之制曰朕在藩邸

理兵西夏建于元子受律東郊時更否泰再同休戚其恩遇如此贈禮部尚書

德宗即位初以國子博士翰林學士張涉為左散騎嘗侍仍為學士帝自居春宮涉嘗為侍讀及嗣位後庶政小大皆咨之恩禮甚崇多所弘益俄受前湖南觀察使辛杲金事覺以恩舊不之罪廢于家

建忠中初帝以駙馬都尉柳諱子成景嘗有硯席之舊日加渥澤

興元初贈尚書左丞趙涓禮部尚書涓永泰初為御史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與東宮稍逼近代宗深驚疑之涓時為巡使俾令即訊涓周歷墻圍按驗證據乃上直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既奏聞代宗甚嘉賞焉帝時在東宮嘗感涓之寃理詳細及為衢州刺史年老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請免其官帝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俄知吏部選事扈從梁州而卒

順帝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歸登為給事中脩撰如故伉及登皆帝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

拜

憲宗在藩邸張宿因軍使張茂宗得出入東宮辯請
敢言洎監撫登位之際驟承顧幸擢居諫列以舊恩
數召入禁中終諫議大夫

武元衡仕德宗爲御史中丞順宗卽位王叔文等不
悅之罷爲右庶子帝始冊爲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
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閏月以駕部員外郎
丁公著爲給事中兵部郎中薛放爲工部侍郎咸以
東宮舊恩超獎初放爲皇太子侍讀及嗣位未聽政
間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務帝嘗謂放曰小子初承大
寶懼不克負荷先生宜爲相以救不逮放叩頭曰臣
實庸淺不足當重任乞陛下授以能者帝尤用嘉歎
賜以金紫加集賢殿學士雖事任非切而恩顧轉隆
又轉兵部二侍即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
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東宮官及侍讀普恩之外賜
爵加階仍並與進改

三月以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鄭餘
慶爲檢校司徒餘如故加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
韓臬檢校太僕射並以東宮師保之舊進秩也以太

子賓客李益爲右散騎嘗侍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章貫之爲河南尹太子賓客田融爲太子少保兼太子詹事依前留司益等亦以春宮舊僚進秩

四月以前虔州刺史韋綬爲尚書左丞綬前爲諫議大夫侍讀東朝帝深禮敬至是以舊恩超擢未幾復加集賢學士

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以太子少保張弘靖爲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太子賓客令狐楚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太子賓客李益爲左散騎嘗侍太子賓客張賈爲右散騎嘗侍並以官僚加恩也

文帝初封江王寶曆二年十二月即位太和元年正月赦江王府官去年十二月已前在任者並與進改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車駕在洛京丁丑太原耆老薛漢等八十人詣闕稱慶見於嘉慶殿帝以豐沛之民親自慰諭給賜有差

二年六月贈故河東節度副使右諫議大夫李襲吉禮部尚書故河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尚書左僕射故河東節度副使戶部侍郎盧汝弼爲兵部尚書故河東管内觀察判官檢校尚書左僕射司馬揆爲司空故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尚書李敬義爲尚

丹房元錄 求舊二 卷之二十七十三
書左僕射皆河東舊僚也

十一月贈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爲司徒緘燕人初爲劉仁恭幕吏天祐四年仁恭遣緘使鳳翔路繇太原及復命燕晉不通帝留之言不遜命繫于獄尋脫之署巡官帝待之甚厚時有馬郁者亦仁恭之幕賓也三年冬仁恭令郁將兵三萬會於晉陽攻潞州因茲亦留於晉帝以郁爲留守判官郁緘俱有文才然郁博通多識才性朗俊下筆成章郁爲軍書墨制多出於緘初從定魏州爲節度判官恭年爲副使帝寵顧甚隆及胡柳之役緘於輜重間爲亂兵所殺帝聞之歔然曰副使應至不測却月得其喪以歸至是追贈

明宗在潛時同光中賜得梁租庸使趙巖維中宅宅雖華以趨內遠乃與羅周敬易其第諾之其第即周敬

父紹威前唐時所建在福善里後帝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環秀若素識者帝夢中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乎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帝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左馮非承家爲善何以致此
天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太原潛龍宅請以積慶

丹府元訓 求舊二 卷之二十七十二
宮爲名從之

是月勅漢朝昇沛魏祖封譙當化家爲國之時行奉先思孝之道睠惟應郡跡乃帝鄉宜師古而建邦亦推恩而及物俾崇國本以洽人情其應州宜置彰國軍節度仍以興唐軍爲寰州隸彰國軍

九月己未幸前隰州刺史袁建豐之第帝在藩邸嘗爲副相得甚歡至是建豐風病沈廢於私第以舊愛親幸撫慰之

二年四月贈故振武軍節度使李嗣昭爲太尉嗣昭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帝舊敦分義臨御之後念深故人故有是詔

十一月乙卯平盧軍節度霍彥威天平軍節度符習入覲召昇殿命樂舉酒語及佐命決策之事歡話移時

長慶元年三月以吐谷渾薛萬通爲嵐州刺史與帝有舊故也

十月北京留守馮贇謝恩賜母衣服銀器初贇父在太原潛龍第爲家老母出入第中恩意頗厚贇自宣徽使居守晉陽將之任贇母辭於宮中帝謂贇母曰吾輩老矣贇昨來總角兒走吾前今日便得氣力吾

頃在太原為偏將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敢
懷望將師今贊為留守節度使耳姥更宜內訓撫我
鄉里生民是日錫以金繒及至任每因中使往即慰
問之

三年二月以李從臻簡較尚書右僕射右衛將軍劉
遂凝簡較戶部尚書右監門衛將軍韓昭裔簡較戶
部員外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仍賜紫金魚袋趙筠
簡較兵部尚書王再友簡較刑部尚書胡漳簡較國
子祭酒史延韜簡較右散騎常侍皆帝在藩舊參佐
也

四年八月乙丑帝顧謂侍臣曰前洋帥陳臯稱病甚
乞致仕信乎對曰實然帝因愴然改容良久曰陳臯
昔為健兒從吾征伐操戈擐甲氣吞豺虎今衰落如
此浮生壯健都幾何時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漢瓊往
勞問

安金全初仕莊宗為騎將與帝尤善相天成初召金
全歸朝授振武節鉞同平章事

何瓚初仕莊宗判留守於北京及帝繼嗣日罷歸闕
見於秘殿帝念及故舊召問久之回加賜賚

李建崇初仕莊宗以不能巧官久滯偏裨帝嘗掌牙

兵與建崇共事甚愍之連授磁沁二州刺史

曹英本嘗山真定人父全武事趙王鏐為列校英因

得隸鎔帳下及莊宗奄有其地錄其左右收為散指

揮使帝即位英侍於伎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帝曰

乃朕之舊也擢本班行首每加顧遇

藥縱之初依帝攝代州衙推及鎮邢洛為書記自是

移鎮嘗山被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帝鎮嘗山被

病不隨及踐昨縱之請見于維邑安重誨怒其觀望

半歲餘無所授言事者聞於帝帝曰德勝用兵時縱

之饑寒相半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獨

委縱之何以勸勞且遽召見之旬浹除磁州刺史

愍帝長興四年十一月即位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

官唐洎為左諫議大夫掌書記趙彖為起居郎攝觀

察推官吳承範為左拾遺左都押衙宋令詢為磁州

刺史皆帝帥鄴時文武參佐也唐洎舉進士自帝帥

宣武時從事歷太原真定三府帝喜儒學洎之所啓

也故有此授又以天雄軍巡官殷鵬為右拾遺鵬與

吳承範俱魏州人舉進士會帝為帥歸鄉里依之故

有是超授焉

應順元年正月以前洛州團練使皇甫立為保大軍

兵與建崇其事甚愍之連授磁沁二州刺史

曹英本嘗山真定人父全武事趙王鎔為列校英因得謙鎔帳下及莊宗奄有其地錄其左右收為散指揮使帝即位英侍於伎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帝曰乃朕之舊也擢本班行首每加顧遇

藥縱之初依帝攝代州衙推及鎮邢洛為書記自是移鎮嘗山被天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帝鎮嘗山被病不隨及踐祚縱之請見于雜邑安重誨怒其觀望半歲餘無所授言事者聞於帝帝曰德勝用兵時縱之機寒相半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獨

委縱之何以勸勞且遽召見之旬浹除磁州刺史

愍帝長興四年十一月即位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官唐洎為左諫議大夫掌書記趙彖為起居郎攝觀察推官吳承範為左拾遺左都押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皆帝帥鄴時文武參佐也唐洎舉進士自帝帥宣武時從事歷太原真定三府帝喜儒學洎之所啓也故有此授又以天雄軍巡官殷鵬為右拾遺鵬與吳承範俱魏州人舉進士會帝為帥歸鄉里依之故有是超授焉

應順元年正月以前洛州團練使皇甫立為保大軍

節度立明宗微時舊人也性不趨競同時數輩皆棄節鉞唯立纔及二千石朱馮舉勞其舊故有是命臣

若等曰朱弘昭馮贊皆當時宰相

末帝初天成中出鎮河中府房嵩者京兆長安人也少為唐宰相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於蒲州於路左迎謁帝求事軍門帝受之使治賓客及登極歷南北院宣徽使

清泰元年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為右散騎嘗侍損嘗奉使河中與帝欵接故也

五月以右千牛衛上將符彥饒充左右屯衛都指揮使彥饒舊典禁軍明宗朝立定亂之功今春以伯氏安州不治而入宿衛帝游舊也故復委任之

六月以前均州刺史韓遠為羽林將軍前申州刺史李干為右驍衛將軍前河東行軍司馬李繼忠為左驍衛將軍前鄜州行軍司馬韓昭為左武衛將軍前彰義行軍司馬喬神劍為右武衛將軍前青州行軍郭師肇為右武衛將軍前安州行軍司馬石延贊為右監門衛將軍前同州行軍司馬趙彥鐸為左監門衛將軍帝久親戎事皆舊部校也故有是獎錄焉
辛巳以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兼侍中充天平軍節度

鄆齊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建立以微賤事明宗與帝少而周旋備嘗艱苦明宗鎮真定詔入朝以建立巡檢知畱守事及即位遂用爲節度使後歷數鎮長興中致仕帝與之親舊乃有是拜

七月詔禮部郎中知制誥呂琦賜紫金魚袋初帝河中失守歸清化里第罕得出入琦寓止在帝左右凡有奏請謀度之事遣韓昭諮於琦而後行旣君天下深念疇昔故前命知制誥至是有金章之錫與申贈前京兆府高陵令郝玘爲兵部郎中故鳳翔節度押衙朱廷又爲尚書右僕射初帝在岐陽將起兵召謀畧之士玘自言有鬼谷押關之術廷又自許氣俠令二人相繼往長安說王思同二人未還會藥彥稠至知是岐下來思同不獲已拘玘送京師廷又初謂帝曰必令思同効用事或踟躕勞一七首耳從者以此語告思同乃殺之故有是贈

二年九月詔以量移同州長流人放歸鄉里司徒玘爲相州司馬玘與帝有賓筵之舊初流寧州移同州又放歸本貫路繇都下遣人慰勞便欲畱之韓昭曰同列八人玘獨異之非典也用之非晚至是欲召還詔又曰八人類例止可復資無宜異等故有此授初

帝在河中却爲判官明宗時諸子中秦王爲河南尹判六軍王府最盛却因入貢祈安重誨願不歸蒲中乃授右補闕史館修撰無幾爲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明宗寢疾秦王構逆却與諸從至天津秦王兵敗各贖爲庶民泪帝御極却益懷憂悸帝念舊至是光復資旋用爲兵部員外郎

晉高祖天福元年以王岍爲將作監岍河內人歷河陽度支使鄴都河東少尹與帝潛龍時有舊也

四年二月中書門下上言陛下應天順人握圖御宇電遶虹流之地旣煥禎符出潛離隱之鄉宜光稱讓

其太原潛龍莊望建爲慶昌官使相望鄉改爲龍飛鄉都尉里望改爲神光里從之

李瓊初仕後唐隸明宗麾下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道兵送糧入薊門時帝從行至涿州與虜

相遇帝陷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帝之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爲虜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帝至河

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援帝出之又以所跨馬奉帝瓊徒步從之奔十里餘乃入涿州帝薦於

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帝卽位補護聖都虞候又念瓊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久之

領橫州刺史遷申州刺史

安審暉爲河東行軍司馬帝龍飛以霸府上條授振武兵馬留後遷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鎮鄆州

李崧後唐長興中爲樞密直學士時北虜寇雲中明宗欲命重將鎮太原時帝爲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帝方權兵柄難以議之翌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爲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爲帥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

之衆乃從其議翌日帝旣受太原之命使心腹達意於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却尖表感之深也及清泰末帝入維崧與呂琦俱竄匿於伊闕氏家旬日帝召爲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

王繼弘初爲後唐明宗爪牙時帝爲偏將與梁人戰於河壩短兵相接帝爲梁人所襲而馬甲連革斷會漢高祖以馬授之獲濟繼弘適在其部有後助之力帝卽位擢爲六宅副使

漢高祖踐祚以郭謹鄉國舊臣加簡教太尉移鎮濟

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簡較太師
三年春入朝加食邑是歲冬十月卒於位年六十
視朝兩日贈侍中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韋城西城南御園及史弘肇
園帝嘗與弘肇遊宴其間臨觴嗟叱久之

七月昭義節度使嘗思上言曰臣妻王氏入貢蒙陛
下致敬臣惶恐無容自處詔曰朕以君臣之道則外
有朝廷之儀骨肉之親則內有少長之敬且朕與卿
當夙昔之共事實敦敦于周親安可此時使渝曩分
卿執恭爲行瀝懇上章雖謙謙之道可嘉而親親之

義難替家人之禮朕當必行帝微時嘗思在上嘗思
夫婦奉帝甚謹帝德之及貴遇思益厚雖居至尊之
位猶行家人之禮

三年三月賜刑部郎中景範金紫服霸府舊僚也

二年八月以安國軍節度使劉詞爲河陽三城節度
使詞性忠實帝龍潛時累同征伐頗深委信永壽節
來朝帝內殿與詞從容話舊曰吾輩老矣自覺心力
減耗於前幸兒輩幹於庶事移公近鎮與易相面
王俊爲樞密使性輕躁率易帝以故舊諳其爲人且
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後年長於帝二歲帝雖登大

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字不忘布衣之契後以此
自負焉

世宗即位初以給事中張可復有澶淵幕府之舊拜
爲右散騎嘗侍

周彥頤與帝有舊及卽位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
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貨殖爲意
窺圖曠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帝南征蕃部
結聚圍迫州城彥頤閉壁自守求援於鄰道賴救兵
至乃解帝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
王朴自帝鎮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帝爲開府其
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帝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

新刊監本

册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二

帝王部

丙子十月初四日校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三

繼絕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莫不興滅繼絕以歸天下之心焉書稱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謂雖丹朱之不肖而以帝堯神明之後尊而禮之故周武克商未及下車追存賢聖爵而祿之以奉祭祀俾故老遺俗咸仁澤

之至厚繼體守文存鑒戒之悠遠致恭三恪其義益顯炎漢而下封崇尤盛至於六國餘烈佐命元勳籍其名數罔有家食斯又念功勸勞之深旨也

夏禹踐天子之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唐

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

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周武王勝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

叔傅相之又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弘

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蓊燕國有蓊

帝舜之後於陳舜妻堯之二女居於媯其後因以爲氏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後之時或失

或續至是求舜後有媯蒲封之以奉舜祀大禹之後於杞禹之苗裔殷時

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以奉夏后氏祀

成王即位少周公旦代立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

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一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

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

祀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帝乙元子故順

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言二王之後各脩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賓于

王家與國成休永世無窮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窮嗚呼乃

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

佑誕受厥命皇天眷顧湯佑助之撫民以寬除其邪

虐撫民以寬政放功無於時德重後裔言湯立功加

垂及後世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

昭昭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日篤不忘言微

善汝德謂厚不可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

正正北東方華夏之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繇典

嘗以蕃王室欽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大布汝教訓

屏周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

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世世享德

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

萬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俾我有周無

斁汝世祖享德則使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微子

乃代武庚殷之餘民甚愛戴之故周頌有客微子來

見祖廟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

漢高祖十年帝至邯鄲求樂毅後得其孫叔封之樂

鄉在齊號曰華成君後祀也宋也

文帝元年封舞陽侯樊噲庶子市人為侯初噲子伉

吕后妹吕須之子嗣舞陽侯高后薨大臣誅吕須等

因誅伉數月帝立廼復封市人為侯復故邑

後三年以絳侯周勃子亞夫為條侯初勃子勝之嗣

帝王部

絳侯尚公主不相中也意不相可也坐殺人死國絕一年

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内太守亞夫嗣勃後

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

與為天下也為治也一日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

武陵縣戶二千封何孫喜為列侯一作舞陽喜兄有罪免

六年以絳侯周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以勃子亞夫有

罪死國絕

中元年以高景侯周成孫應紹封高景侯初成以及奇為項籍

死事子俠文帝五年謀反誅

三年以曲周侯酈商子堅紹封曲周侯初商子奇嗣有罪免

六年以河陵侯郭亭孫延居紹封河陵侯初亭孫克嗣有罪免

費侯陳賀子最紹封費侯初賀子當嗣卒

後元年以杜衍侯王翥子郢人紹封杜衍侯初翥孫市臣嗣

後

武帝元光二年以平定侯齊受曾孫延居紹封平定

侯初受孫嗣亡後

元狩三年詔御史以鄼侯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

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初何曾孫勝嗣

坐侍祠不齊耐而隸

元鼎四年帝祠后土還至雒陽求周苗裔封其後嘉

三十里地北列侯奉其先祭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
維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
子嘉紹繼也其封嘉為周子南君

後元年以游擊將軍按道侯韓說子增一作紹封龍

頌侯初說子興嗣征和四年坐巫蠱誅一云坐祝詛腰斬帝

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說當時掘巫蠱於太子宮為太子所殺死於國

事興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乃復封興弟增為龍頌

侯

宣帝地節四年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

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鄒戶二千封建世為

鄒侯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一百三十六

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母嗣者復其次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以周子南君姓姬名延年為周

承休侯承休國在潁川位次諸侯王是時帝使諸大夫博士

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丞相行

義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

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國為始封君上承其

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

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

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殷後而已

今之故宋惟求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

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帝

以其語不經遂見寢

成帝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
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丙吉以舊恩
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乎子孫古
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
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

元延元年十月封蕭相國後一云玄孫之子南蠻長嘉蠻鉅鹿邑

名嘉為為郁侯時功臣子孫多廢絕杜業說曰昔唐

此縣長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羣后饗

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
使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
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
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
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斯盡命賜備厚大
孝之隆于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

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
同並溥子繼弟及歷載不墜豈無刑辟錄祖之竭力
故支度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
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魄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

襲封者盡或絕氏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
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
憐憫詔求其後四方析析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
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愿德掩義遊東

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世也三人為衆雖
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詔蕭何

綏和元年二月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

通三統也天地人並為三統二王之後並以為三昔成湯受命列為三

代夏商周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無若孔吉最正也

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

為公地各百里一云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何齊為紹嘉侯後六月進爵為公

帝王部

二年更爲宋公

哀帝元壽二年封平陽侯曹參玄孫之孫本始爲平

陽侯 參玄孫宗有罪免爲城旦至是以本始紹封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

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 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爲

者子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宗室屬未盡而以

死絕者復其屬於是封龍領侯韓增兄子岑爲龍領

侯 初增子寶嗣亡後岑一作共

六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德侯

二年四月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

陽宣平侯張敖玄孫慶忌絳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

樊噲玄孫之孫子章皆爲列侯復爵錫故曲周侯鄭

商等後玄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

各有差 是歲賜曲逆侯陳平代後者鳳爵關內侯不言世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五月封周後姬嘗爲周承休公

承休所封故城在今汝州東北

五年七月壬申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

十三年二月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

公姬嘗爲衛公 以爲漢寶在三公上

明帝永平十四年封安豐侯竇融孫嘉爲安豐侯初

融子穆勳俱以罪死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維陽家舍至是封勳弟嘉為定豐侯食邑二千奉融後章帝建初元年封膠東侯賈復少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初復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坐誣告母殺人國除

二年封平陽侯曹參後湛為平陽侯又封東光侯耿純孫肝為高亭侯初純子阜嗣徙封莒鄉侯永平四十年十月西巡符數召奉車都尉韋彪入問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

宗功臣褒顯元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

八年以廣平侯吳漢孫旦灌陽侯灌陽縣名屬汝南郡旦卒無子國除帝徙旦弟築陽侯肝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以奉漢祠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幸長安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

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曹參冢在長陵旁道

何冢北近蕭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

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之近親宜為嗣者須景
風紹封以彰厥功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為異郵日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

則封有功臣也安帝永初六年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與波繼

絕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

下昭明也格至也上下天地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未

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漢籍建武元功二十
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

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

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

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茲遺功焉

初膠東侯賈復孫平鄉侯普有罪國除於是紹封普

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七年詔封安平侯蓋延曾孫恢為盧亭侯初延子扶

側嗣側永平十三年坐與楊虛侯馬武孫震為膠亭

侯初武子檀嗣坐兪伯濟與昆陽侯傅俊孫鐵為高

置亭侯初俊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上

章帝怒貶為關參遠鄉侯杜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內侯竟不賜錢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國除初棟陽景丹孫遠為監亭

帝王節

侯初丹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高陽侯朱祐曾孫

冲為鬲侯初祐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演嗣永平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為

庶人槐里侯萬修曾孫豐為曲平亭侯初修子普嗣徙封法氏侯普卒

子親嗣徙封扶柳中水侯李忠孫純為琴亭侯初忠侯親卒無子國除

嗣威卒子純嗣永平元年坐母許侯馬光子則為合

殺純叔父國除一云殺威弟季鄉侯初光就國因寶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元初元年封靈壽侯邳彤孫音為平亭侯初彤子壽

嗣湯卒子某嗣臣欽若等曰史闕名無子國除於是紹封

三年封順侯馬廖孫度為穎陽侯初廖子遵嗣徙封

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於是紹封

永寧元年封朗陵侯臧官曾孫繇為朗陵侯初繇兄

松嗣侯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至是封繇

建光二年封舞陰侯岑彭一作舞陽曾孫杞為細陽侯初

彭征蜀薨子遵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故城在今頓陰縣西遵卒

子伉嗣伉卒子杞嗣杞一作起元初三年坐事失國至是

復封

順帝陽嘉三年封林慮公主子耿寶子箕為牟平侯

初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後閹太后以寶等

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侯遣

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大貴人耿請乃詔封之

桓帝延熹二年紹封全椒侯馬成玄孫昌為益陽亭

侯成六世孫配嗣棘陵侯槐里侯萬修玄孫恭為門

德亭侯初修冒孫豐為曲平亭侯

魏文帝黃初中賜蔣令亭侯田疇從孫續爵關內侯

以奉其嗣疇從太祖平烏丸有功封亭侯邑五百戶

孫紹封陵樹亭侯荀攸孫彪為陵樹亭侯初攸子適

除都亭侯任峻中子覽為關內侯初峻子先嗣都亭

侯蘇則子愉為都亭侯初則子愉

明帝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漢獻八月壬申

葬于山陽國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為山陽公

高貴鄉公正始元年紹功臣世封荊州牧昌陵鄉侯

夏侯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

子玄嗣以謀廢司

甘露二年報封河東太守豐樂亭侯杜畿縣預為豐

樂亭侯邑百戶初畿子恕嗣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

歲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

陳留王景元四年封蘭陵侯王肅子恂為蘭陵侯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

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

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食

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其
立後令祭祀不絕

元帝時以太尉臨淮公荀顛兄玄孫序爲顛後封臨
淮公又封蘭陵公衛瓘玄孫崇爲江夏郡公

明帝大寧三年七月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與
滅繼絕政道之所先及宗室哲王有功勳於大晉受
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其維大業
咸開國胙土誓同山河者而並廢絕禋祀不傳甚用
懷傷主者其詳議請應立後者以聞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勳爲陳留王
咸康二年十月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褒崇明祀賓禮
三恪故杞宋啓土光於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冊自
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絕而莫繼其詳求衛公
山陽公近屬有履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
施行

孝武帝太元二年正月繼絕世紹功臣詔曰故太尉
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繼害遂至失
守散騎嘗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
復天錫西平郡公爵又封太尉臨淮公荀顛兄玄孫
序之子爲臨淮公以繼顛後又封博陵王沈從孫

素為博陵公又封高平公陳壽玄孫襲爵高平公

孫粹嗣後
遇害故也

後魏大武時求故司空封西昌侯庾岳子孫任為將

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岳道武時誅之
人咸冤惜焉

延和初詔曰故征西將軍爵臨淮公丘堆國之肺腑

勲著先朝西征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

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 初堆與奚斤進平赫連昌斤
追擊昌弟定留堆守輔重斤

為定所擒堆棄甲走長安
大武大怒遣安頡斬之

孝文延興元年冬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媽苟之復

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

宜武繼絕世詔以故萬騎大將軍封恒農王奚斤諸

弟子鑿特詔其後以承封邑 初斤薨子他觀襲爵他
觀為將征懸瓠卒於軍

子延襲爵出為萬城鎮將卒子緒襲爵開建五等封
恒農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後削降為縣改封登城

縣開國侯增邑九百戶卒
子遵襲爵卒無子國除 又詔復故試守河內郡陸

琇爵以子景祚襲 陸俊為征西大將軍封東平王薨
子馥襲馥卒子琇襲琇為祠部尚

書免官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于曇和先據
河內琇聞禧敗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

始斬首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於
獄琇弟凱上書訴冤乃詔復之

隋文帝以周後宇文維為介國公賓於隋

煬帝大業四年十月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

虞之裔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

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今
典以為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
晉紹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
求其胄緒別聞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詔曰革命創制禮
樂變於三王修廢繼絕德澤隆於二代是以鳴條尅
伐把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祀爰及魏晉禪代相
仍山陽賜號於當塗陳留受封於典午上天廻睇授
曆朕躬隋氏順時遜其寶位敬奉休命敢不對揚永
作我寶宜開土宇其以莒之鄒邑奉隋帝為鄒公行

隋正朔車旗服色一依舊章仍立周後介公共為二
王後二年五月鄒公薨追崇為隋帝謚曰恭

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禮數宜崇寢廟
不修廩餼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
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

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仍舊以周隋為二王後
先永昌元
年以周漢之後為二王仍
封舜禹成湯之裔為三恪

玄宗開元三年二月勅二王後每年四時饗廟牲及
祭服祭器並官給其帷帳几案有闕亦官給主客司
四時省問子孫准同正三品蔭隋後每年給絹三百

匹米粟二百石並春秋支給仍准見承襲人親兄弟
分襲者與三分餘各一分兄弟有得職事官者其物
即還見襲人

五年二月行幸東都大赦制武德貞觀以來勲臣子
孫無在任者更詳求其後奏聞

十一年十一月南郊大赦詔武德以來實封功臣知
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失封子孫淪屈者所司
勘責具以狀聞存者可疇其官榮逝者當錄其裔嗣
使幽明同慶知有今辰

十五年閏九月勅二王後爲賓者會賜同京官正三

品其夫人亦同諸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爲後

經侍養者聽其承襲

贈傳者亦准此

若死王事雖不曾經侍

養亦聽承襲又二王後犯罪當除爵者改立次賢

二十五年六月辛酉制曰夏典有虞賓之位周書

微子之封皆所以啓迪前王發揮後嗣故介國公

文超男晏倬彼茂緒曰予嘉客肅雍成性溫潤合禮

雅有助祭之容宛是宜邦之具爰復爾國以承天休

可襲封介國公

天寶七載五月詔曰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
以循舊章周備禮文旣存三恪之位漢存損益唯

二王之後自茲已降具復因循將廣繼絕之恩式弘復古之道宜於後魏子孫中簡擇譜屬灼然相承者一人委所司勘責准鄴公例定爲三格

八載制曰胡公啓陳微子分宋位存三恪秩比二王後魏孝文帝十代孫元伯明器蘊中和業彰前烈保大明之餘慶標幹蠱之良才謙而不渝信而可復因當纂承殷後式備虞賓頃屬覃恩爰崇繼絕主魏祀者非爾而誰受茲寵章無忝負荷宜大啓於土宇俾光膺於禮物可襲封韓國公食邑三千戶

九載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漢其周隋不合爲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帝心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鄴等公以昌爲左贊善大夫包爲虞部員外郎

蕭宗乾元元年四月大赦天下詔曰二王三恪各與一子官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卽位詔二王三恪褒聖侯各與一子官

貞元五年三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

義之弘也昔蔡叔圯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于紀漢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嗣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泊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兵甲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於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達於諸侯衛士且疲於士卒而李懷光三軍風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武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棄同卽異捨順効逆爲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音益勵猿突莫遷大戮可加曾無噍類雖自貼伊戚與衆棄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此以其前效猶在孤魂無歸懷之惻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信冀以成化保合太和期以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甚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授首其子瓘瑗等皆歿唯妻王氏在帝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勳哀其

絕後乃命承緒繼之

九年十一月日南至郊祀禮畢大赦天下詔九廟配享功臣封爵廢絕者宜令紹封以時享祀

十三年五月封前左衛率府兵曹同正元份爲襲三恪韓國公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曰二王三恪聖侯各與一子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閏正月二王介國公宇文仲達卒命有司舉舊典葬祭

敬宗寶曆元年八月戊申以故鄴國公楊造男前左內率府曹參軍元湊襲鄴國公食邑三千戶

文宗太和五年正月鄴國公楊元湊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鳳翔一所在揚州兩所在京兆府准

去年四月九日勅二王後介國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給看守丁三人鳳翔府已蒙給丁其京兆府及揚州未蒙准勅旨各令州府准元勅處分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詔曰皇帝御宇禮三恪而爲賓烈士敦風賴五帝而濟世當宜封崇後裔欽奉

前脩應前代二王三恪及文宣王之後並可各令襲襲仍加恩命所以祖宗廟宇亦宜各與增修其隨處

合得俸戶并子孫戶下差稅徭役仍委中書門下
本朝格律施行

明宗天成四年八月以二王後前河清縣令襲封鄴
國公食邑三千戶楊仁規爲秘書丞

長興三年五月以二王後前詹事府司直楊延紹爲
贊善大夫仍襲封鄴國公食邑三千

末帝清泰三年將作監丞襲封介國公宇文頡奏蒙
恩襲封除官無襲爵俸給紹特給本官俸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周以杞宋封夏殷之後爲
二王後兼封舜之後爲三恪唐以周隋之後封公又

封魏之後爲三恪夫應天開國恭已臨人宜覃繼絕
之恩以廣延洪之道宜於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
世襲兼隋之鄴公爲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其
主祀及赴大朝會委所司具典籍申奏其唐朝宗屬
中舊在朝及諸爲官者各據資歷考限滿日循品秩
序遷已有出身者任令參選

十一月二王後太子右贊善大夫襲鄴國楊延壽父
大理評事鄴贈太子中舍

四年九月癸未勅周受龍圖立夏殷之祀唐膺鳳曆
開鄴介之封歷代相公百王不易朕顯符景運肇啓

丕基乃瞻前朝載稽舊典宜開土宇俾奉宗祧周推繼絕之仁以示惟新之德宜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以西京至德宮爲廟牲帛器服悉從官給

五年正月庚寅以二王後前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鄴國公食邑三千戶楊延壽爲太子左諭德三恪後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加食邑三千戶六年二月以三恪後汝州襄城縣令襲封介國公食邑三千戶宇文頡爲太子率更令

漢隱帝即位詔唐晉兩朝求訪子孫立爲二王後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五日制以晉漢之裔爲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

其年十月以李重玉爲右監門衛將軍重玉明宗之孫也父從璿莊宗末遇害至太祖授重玉官秩令主祭念請孤卹王者之後也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四

脩廢

蓋夫興滅脩廢者仁政之攸先也古之哲后未有不先於茲道而天下歸心焉若乃躬膺天祿陟於元后享歷彌久傳祚悠遠雖宗祀已絕而德施未已其或遺風餘烈藹於舊邦鴻猷大集流於載籍屬巡豫之

所出瞻軌迹而匪遐因慶賀之云始著條式而成儀
繇是增飾園寢申嚴廟貌謹樵蘇之禁給掃除之戶
秩以紀典垂於令甲雖餘分閏位亦俯及之蓋德之
盛者茂以加此矣

漢高祖十二年詔其與秦始皇守冢二十家令視其
冢復亡與它事臣欽若等曰復除也言除其庸役不預他事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帝行自朔方還祠黃帝在上郡周陽縣

有黃帝冢

五年冬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詔使使者祠唐於咸陽靈

臺

咸陽縣濟陰郡咸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太母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咸陽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較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

祀漢世祖

明帝景初二年五月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

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隳頽童兒牧豎踐踏其上

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

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東巡幸涿鹿遣使者以太

牢祠帝堯帝舜廟

帝王部

明元泰嘗七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廟
大武神嘉元年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溫泉以太牢祭
黃帝堯舜廟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
孝文太和十六年二月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
寧夏禹於安邑周文於維揚

十九年四月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

二十年五月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者以太牢祭漢
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
步不得燕蘇踐踏

二十一年三月南巡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
四月庚申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廟癸亥行
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修堯舜夏禹
廟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

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鄠祭武王於鎬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
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蕪
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勅所在諸有帝王
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十月詔曰齊梁陳往皆創業

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絕祭莫無主興言矜念良以
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修
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

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
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曆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
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
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
守視

五年二月次於閭鄉詔祭古帝王陵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樓觀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太宗貞觀四年九月詔曰朕丕承先緒積慶累仁上
纂鴻基克隆寶祚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
深爽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記寤
寥千載邈而無祀攬轡興懷慨然遐念開闢以降肇
有司牧歷選列辟遺跡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
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于隋室諸有名王聖
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
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
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芻牧春秋二時爲其
致祭若有隳壞卽宜脩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

六年三月以少牢祭隋文帝陵

閏六月遣使以少牢祭漢惠帝陵

十一年二月幸維陽勅有司祭漢文帝於霸上

十五年二月行幸經古帝王陵並遣使致祭十月行經隋文帝陵祭以太牢

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維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武帝後魏孝文帝等陵帝自爲文

十月幸許州次自善頰遣使祭魏明帝高平陵帝自制祭文又遣使祭後漢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晉武帝峻陽陵

麟德二年十月命有司祭殷湯晉文帝武帝陵墓及祠廟

中宗神龍二年四月制自古帝王及聖賢墓並禁樵採

三年冬幸溫湯境內有自古帝王陵致祭

玄宗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古帝王陵並精意致祭

十七年四月謁諸陵赦制自古帝王陵宜令所任州縣致祭

十八年正月親迎氣於東郊赦制自古帝王先有祀

廟者各於郡縣逐處設祭

二十年二月赦制自古帝王各令致祭務盡誠祭
二十二年十二月勅靈州置後魏孝文帝祠堂二所
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迹乃置廟焉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赦制自古聖帝明王並令所在
長官以禮致祭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朔受朝賀赦制自古帝王並令
所繇州縣致祭

三載五月置周文王廟乃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

十二月祀九成宮禮畢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
毀者宜令管內量事脩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

六載正月詔曰三皇五帝道冠開闢創物垂範功濟
生靈繼天之德在墳典而昭著勤人之祀於禮文而
尚闕永言龜鏡宜示欽崇其三皇置一廟五帝亦置
一廟即令所司卜擇吉地營建仍以時致祭其廟共
置令太嘗寺簡較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陵墓有
頽毀者先令脩葺並禁其採樵歲月深久摧壞或多
宜令所繇郡縣明申前勅處分

七載五月詔曰古之人君存諸號氏雖事先書契而
道著皇王緬懷厥初寧忘成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

於京城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
自古受命之主創業之君皆經濟艱難戡定禍亂
道謝於往古乃功施於生人用率典章亦崇禋祀其
歷代帝王肇迹之處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繇郡量置
一廟以時享祭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祭
仍並圖畫立像如先有祠宇未霑享祭者亦宜准此
九載十一月周武王漢高祖於京城同置一廟并置
官吏

十載九月初置三皇已前帝王廟

肅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即位詔自古聖帝明王並令
所在致祭

上元元年閏四月改元赦制自古明王聖帝並委州
縣長吏擇日致祭

二年九月赦制明王聖帝所在廟祀各委州縣長官
虔潔致祭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南郊赦制自古聖帝明王宜令
所管致祭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戶掃除後
刺史元結請也

大曆四年四月鄜坊等州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

有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享祭列於祀典後之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受朝賀赦制自古聖帝明王祠
宇委長官祭祀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南郊赦詔自古聖帝明王各以
禮祭

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傳有
司精加修飾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冊尊號禮畢赦制自古聖帝明
王各令所在致祭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巡簡諸陵使工部郎中李
途奏昨計三十三陵及合重脩下宮殿宇法物等數
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脩其下宮殿
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
各依例薦饗及逐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
遣充陵戶備洒掃其壽陵等十二陵亦一例脩掩可
量置陵戶

是月敕刑部尚書李琪可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
儀使又勅工部郎中李途授京兆府少尹充脩奉諸
陵使

明宗天成二年三月丙寅宗正丞李郁奏兩京畿甸

園陵之制其地四十里曰封山爰自唐室已來收在公田之籍今方紹襲宜正規儀

四月勅三京諸縣有園陵處每縣宜置一員陵令都勅簡較勾當

三年八月勅諸處凡有列聖真容處並令脩飾

長興元年十月辛丑宗正丞李疇奏京畿內列聖園陵自兵亂後來人戶多於陵封內開掘燒磚窰竈掘斷岡阜驚動神靈此後請嚴切禁止奉陵州縣凡有封內窰竈並宜修塞從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己未宗正寺言御史臺轉報百司各抄六典令式內本司事舉行職典宗廟陵園列聖陵寢多在關西梁季爲賊臣盜發同光初曾差供奉官李說工部郎中李途往關西巡陵祭告屬朝廷有故不行明宗天成初差丞李郁簡較又長興四年詔掩閉無主墳墓況列聖陵寢伏遇中興雖有修奉之言而無掩閉之實乞差官簡討脩奉置陵令一員應屬陵之四封各乞寺司管係詔曰所請修奉列聖陵寢及差官宜依其陵令候事畢日以聞

十二月丁卯詔曰列聖陵寢多在關西中興已來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鳳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諸

縣其陵園有所闕漏本處量差人工脩奉仍人給日食祭告下太嘗宗正寺參詳奏聞

三年五月丁酉詔京兆河南府鳳翔耀州乾州等奉陵州縣緣本廟陵寢中爲盜發脩奉未備宜令本管州府量事差人脩奉其人工給食祭料並從官給
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詔巡幸汴州中書奏車駕經過河南府河陽鄭州汴州管界所有帝王陵廟車駕經過日以酒醑祭告從之

十一月河陽侯益奏伏自收復汜水關日以逆賊張從賓於莊宗舊蓋亭予上與官軍鬪敵臣以爲莊宗層數雖謝精爽猶存願靜妖氛特立祠廟果應虔禱尋獲關防臣欲排此瓦木往就脩營從之

四年十一月乙亥太嘗禮官議立唐廟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代庶合前規詔曰德莫盛於繼絕禮莫大於敬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乎閔帝實纂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氏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嚴祠當從茂典宜立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

漢高祖乾祐五年正月詔曰天下名山大川聖帝

王忠臣烈士祠廟墳墓委所在量加脩葺又詔曰恭惟列祖園陵諸聖祠廟桑田變海當時之弓劍猶存精爽在天終古之威靈不泯載惟追感誠切永懷其雍州西京及諸州府應有諸帝陵廟仰所在脩奉務令完葺

隱帝乾祐元年勅我國家肇迹豐沛膺籙并汾蓋承積德之靈再享配天之業四百年之洪緒一千載之遺風乃祖陵園先時廟貌屬累朝之隔越諒如在之因循將明追孝之心當盡奉先之敬天下州府應有兩漢諸帝王陵園廟宇宜令所屬長吏檢討量加修飾其陵園側近禁止芻牧樵採

時劉皞為宗正卿謂宰相曰國家稱漢廟

有高祖世祖室而兩都陵園諸國王子墳墓並合畧加檢飾以光聖運也雖下此勅並無檢行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近代帝王所在陵寢合禁樵採俾奉神靈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置職員及守官人時月薦享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舊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

是月宗正寺上言唐晉兩廟四仲行享禮今准

赦書以晉漢之舊為二王後其唐五廟合廢從之

是月宗正寺言漢朝諸陵二仲差官朝拜今賜命歸周不合管係伏准赦書睿陵宮人職員時日薦享如

舊二仲合差官朝拜勅睿陵如舊餘准令式處分
二月中書門下以太嘗禮院言准勅遷漢朝入昇平
宮其唐晉兩朝皆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只
移五廟勅宜依前勅並移於昇平宮其法物神厨齋
院祭器祭物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
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嘗寺差仲享以漢宗子爲
三獻從之

十一月勅唐明宗五廟在至德宮安置其徽陵上下
宮所管土田舍宇宜令新除右監門衛將軍李重王
爲主其徽陵下宮及至德宮緣廟合留物外宜令內
養劉延韜於金銀器物數內量事給李重王遷葬故
淑妃王氏及許王外餘並付李重王并尼惠能惠嚴
惠嚴等令重王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王即故皇
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也

三年八月辛亥敕漢睿陵頴陵今後宜係鴻臚寺

顯德元年

正月

敕文前代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

者所在官吏簡較勿令樵採耕犁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五

悔過 罪已

悔過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君子者居兆民之上總萬樞之劇雖復達聰明且迷於虛受無適無莫不將不迎其或姦佞之言類夫忠信

誣構之狀成乎疑似事決機而欲速刑失中而致
而乃洗然革慮霈然出令深悟不追之悔亟救已然
之非剪滅凶醜追痛賢彥發於明詔垂之話言史傳
所記咸得而敘矣

商太甲既立不明

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不知朝政故曰放

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祀十一月終至此二十六日服闕

伊尹以冕服

奉嗣王歸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

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速召也言已故縱情欲毀敗天禮義法度以召罪于其身

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災道逃也言天災既可避自作災不可逃

從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規救之德圖維厥

終

言已往之前既不能脩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

漢景帝既誅晁錯謁者僕射鄧公為較尉擊吳楚還

上書言軍事見帝帝問曰道軍所來

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又曰道軍

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

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

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鉗口不敢復言矣帝曰何哉鄧

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

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卒竟也

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

杜塞也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

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爲城
中尉

武帝時李陵爲騎都尉擊匈奴詔强弩都尉路博德
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末可
與戰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
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胡來要害道詔陵九月發

出遮虜障後陵既敗帝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詔
强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坐預詔强

弩都尉路博德已令博德老將出姦詐至今陵見沒也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
脫者

戾太子以巫蠱事自經死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武帝
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田千秋復訟太子寃帝遂擢
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橫即

謂橋也及泉鳩里加兵亦於太子者初爲此地太守後
族之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及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閭鄉之東基址猶存天下

聞而悲之

元帝時前將軍蕭望之被石顯所譖飲鴆而歿帝聞
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
時大官方上晝食帝乃輟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

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

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

子及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

者祀祭望之冢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同謀不盡下言

傳謀於過聽將作大匠萬年過誤也萬年言解萬年也言昌陵三

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子

曠中無司馬殿門也以謂陵上寢及司馬門也天下

時皆幸作之故曰尚未加功中陵陵中正寢也天下

虛耗耗損也百姓罷勞客土疏惡取他處土以增終不

可成朕惟其難但然傷心惟思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其罷昌陵勿徙吏民令天下無有搖動之心

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寢疾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

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以建

平二年為太初二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月餘帝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

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

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帝以其言不驗遂

下賀良等吏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得變易屢

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

增益漏刻可以未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

也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義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准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寃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當為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誅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李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後漢光武時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

龐萌時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謂諸將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明帝時有人單辭告朱浮事者帝大怒賜浮死長水較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遊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

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大司農韓歆以直言被責自殺歆數有重名死非其

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成禮盛禮也言不以

非命而降其葬禮

安帝時太尉楊震被譖自殺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佐時政而青蠅玷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摧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

桓帝時張角爲左道妖惑小民御史劉陶與樂松袁貢連名上疏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帝殊不悟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魏太祖爲公時北征三郡烏丸大破之引兵自柳城還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傲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嘗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太祖既殺華佗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殞死也又太祖嘗置較事時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法曹

椽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較事既非居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簡治之太祖曰卿知達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以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晉景帝為魏相嘉平中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帝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駕反帝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玄伯於泰字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

元帝時為平東將軍以賀循嘗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事時因問曰孫皓常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賢郡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

後魏道武時崔逞初以慕容燕尚書亡歸帝以為御史中丞詔與嘗山王遵為書失旨遂賜逞死後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二歸廣固帝初聞休之等來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其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

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帝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

多見優容

大武時李順以使沮渠蒙遜崔浩言其受金又言姑臧事不寔帝怒遂殺之順死後數年其父弟孝伯為孝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大武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亦未能便至此繇浩譖毀朕亦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

崔浩為司徒既被誅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

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自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韶為太子右詹事尋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子恂廢為庶人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言及恂事帝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

後周太祖既平郢都衣冠士人多沒為賊太史庾季

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

魏克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業嘉得士衡

臣欽若等曰異度

越字士衡陸機字也

代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

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人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丞樂運陳八事切諫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等救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

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

隋煬帝東征耿詢上書曰遼東不可伐師必無成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

唐太宗貞觀中太嘗少卿祖孝孫以教官人聲樂不稱旨爲帝所讓王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

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歿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賞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風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盧祖尚爲瀛州刺史咸稱政理時朝政前後牧作交

州者多使勳戚憑恃阻遠率爲愆過知其幹畧於是徵令入朝引之內殿恩禮殊厚太宗謂之曰交州重鎮自非宗枝莫處其任然朕子弟不才恐不稱職今以委卿無辭遠也一二年便當召卿祖尚拜謝而出旣而悔之自言性不飲酒以瘴癘爲託太宗令杜如晦申諭之祖尚固辭不肯奉詔又遣其妻兄周範殷勤曉之曰嘗人之交猶篤言信卿許天子安可退而致辭又不納於是引見太宗親問其故祖尚對益堅太宗怒曰我使人不得何以爲政法令不可以不行驕臣不可以不罰因命左右曳出斬之于朝堂尋亦大悔命所司復其官蔭

張蘊古爲大理正貞觀中河內人李好德風疾脅亂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蘊古奏好德癩病有徵法不當坐侍書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嘗禁蓋琮於獄而蘊古與琮奕碁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東市旣而悔之因下制令死刑雖今卽決仍當三覆奏

文宗以莊恪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欲加廢黜迨於公卿之議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開成三年暴薨

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自辨明也太子既薨帝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薛筭有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帝問之乃其父也因感泣謂左右曰朕當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才女樂張十千即所昵官人也等責之日陷引太子皆爾輩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也立命槍去案詰前事誅之

後漢莊宗初爲晉王既誅從事司空頰尋以悔之明年駐軍於河上軍較郭夜叉者有罪伏誅死行欽已下惜其驍勇列拜以救之帝厲聲曰殺司空頰時爾等何不救也其追惜之意如此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據巡簡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昨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載聆謹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狂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當在法而殂處朕於有過之地今減嘗膳十日以謝幽寬其

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
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削其在身職銜配
流登州嘗知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
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
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不得因循付中書門下百僚
進表稱賀

末帝清泰三年千春節魏國長公主自河東入覲既
上壽辭歸帝酒酣謂曰何不且留闕下促去欲與石
郎反邪時以晉高祖去年爲總管巡忻州軍亂欲推
崇高祖爲天子高祖斬其魁首奏之故有是詔以戲
之及醒左右具告深悔焉

罪已

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斯戒懼之謂矣蓋夫居司牧之重爲神祇之主克相
上帝以綏四方其或民之多辟自投於罪罟天或降
災以至於謫見事有過舉之失歲罹荐饑之患德教
之靡究風化之或愆乃復歸過於躬引咎自責周旋
抑畏不遑寧處以至貶損奉養之具咨求忠謹之議
發於感涕以致其誠心形於詔令以申乎誕告天地
之肯勿移於股肱民庶之戾不加乎刑辟用能精進

內激善氣交應群倫奪而思效星象滅而韜芒盛德
孔昭大勳舉集傳所謂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茲不
誣也

夏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效
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斯禹曰堯舜之時民皆
用堯舜之心為心今予為君而百姓各以其心為心
是以痛之

啓與有扈戰于甘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也六卿請復之請復

戰也夏后曰不可吾地不淺淺福也吾民不寡寡少也戰而

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

貳味琴瑟不張張施也鍾鼓不脩脩設也子女不飾飾不女飾也

親親長長親親長長敬長者也尊賢使能尊賢使能昔年而有扈服服從也

商湯既黜夏命作湯誥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予一不至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
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
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耿之身託於士民君公
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
至其悉思朕之過失今謂此詔書及知見了所不及旬以

啓告朕旬音蓋乞也

武帝時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高寢郎田千秋
上急變訟太子寃所告非常故云急變帝見而說之後拜丞相

始視事見帝連年治太子獄諸罰尤多群下恐懼思
欲寬廣帝意慰安衆庶廼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

頌德美勸帝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
天下自虞樂虞與娛同帝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

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謂與太子朕日

一食者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嘗在心既事不

咎言既往之事不可過咎雖然巫蠱始終詔丞相御史督二千

石求捕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鞫問也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椒房殿名皇后所居

也以椒塗壁取其温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

有司無所發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

巫頗脫不止巫往往尚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

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鴈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

館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周書洪範

敢復言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
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
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處其職後有天地之眚勿
復劾三公

後魏孝明孝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
茲烽驛交馳旌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綴旒社稷洪
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畧無以及遠俾令
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
正殿蔬飧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
諫之士敢決狗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
別引見共論得失頒告內外咸使聞知

隋高祖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
雜糠而奏之者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爲之撤
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劫爲吏所
拘高祖謂曰汝何爲作賊甘羅言饑寒交切所以爲
盜高祖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因命捨之
太宗貞觀二年三月己巳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
人君失德朕之不脩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
困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

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

十七年廢太子承乾帝自制文詣太廟陳謝曰臣上蒙穹昊明命中賴宗社餘祉自惟不德濫承寶位既乏元首之能實乖教子之道遂有承乾不執君集無君元昌懷逆祐亦好亂臣暗昧既彰誠誘多關負罪引慝漸懼增深謹造庭階躬申拜謝後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帝以問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摧晉侯召宗伯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為之不舉除服乘縵徹樂出次祀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曲同日摧大水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嘗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脩德可以銷變帝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氏百餘日乃滅帝謂群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

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公誠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脩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變何損於時然願陛下無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帝歛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纒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克據雒陽當此之時足爲勁敵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并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朝夕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然震懼

德宗興元元年正月制曰致禮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崩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走在草莽不忘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獲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實習易溺居

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下
寃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
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
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亦或連年不解甲胄祀
奠之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
萊多蕪暴令峻於誅求疲疇空於杼柚轉死溝壑離
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
怨於下而朕不知遂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
逆滔天曾莫知愧敢行凌偏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
累於祖宗下負於臣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
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叶謀將相竭誠爪牙
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
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虛美以聖神
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群議昨
因內省良所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
之謂聖豈伊淺劣所敢當仁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
以定亂朕自臨御於今六載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
可苟徇群情猥當徽號重予不德益用懷慙自今已
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餘具帝
王赦宥

貞元二年十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光宅天下底綏四方脩德以安邊悅近而來遠朕嗣宇丕構姑務息人頃以西蕃載申信約蓋欲惠康庶士協靜封陲而我狄無厭大棄明義入我河曲害我生靈鹽夏兩州淪陷蕃醜哀此蒸庶家業流離去父母之邦捐骨肉之愛繇朕薄德俾人罹殃興言疚懷若墜焚灼側身惕慮豈敢違寧所宜省躬深自咎戒今視朝避正殿十五日百僚奏事悉於延英處分庶答天譴用暢深衷咨爾三事大夫汨于百辟所宜一乃心力共弼予違式佇嘉謀克清寇患宣示中外使悉朕懷

晉高祖天福四年二月丁巳御便殿謂宰臣馮道曰曰大雪害民五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驗得非朕之涼德不儲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己恭儉無荒無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愛民慎刑始終如一雖景宿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聽斷有誤卿當再三止之安靜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甲戌謂侍臣曰去歲齊州臨邑民來訴災沴尋命使臣遍與通簡所望供輸咸得

均濟昨聞廣種植戶民不欲通簡咸念其訴災者至有潛藝其家產者朕自聞之極深軫惻侍臣對曰時季已來民多狡惡帝曰非民之狡蓋朕治之未至亦猶親人之官未當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長免使黎民受弊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彩

帝王部 一百七十六

姑息

王者握圖御歷統制寰區必在賞慶刑威彰善瘴惡恢高明之道以馭群下體剛健之德以制多方若乃運屬艱難數當百六千紀者投彼天隙切柄者撓乎國經上失其權下無其輔姑息之道錄是用焉其或

廟堂有跋扈之臣藩翰有驕蹇之將或奉效來附內持於兩端或憑衆竊立坐邀乎九命或跨據河山之固包於禍心或僥倖雲雷之屯圖其非望繇是申招攜之意懲黷武之禍加之爵秩厚其恩賚此固不得已而用之者焉

後漢靈帝光和中賊帥恒山人張燕輕勇超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

孝廉計吏

獻帝初平四年袁紹與公孫瓚交惡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外拜奏帝命岐往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其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降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於是引軍南還帝以紹爲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紹讓侯不受

建安初馬騰爲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姑其親後以部曲相侵連兵不解時國家紀綱始弛乃使司隸較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

魏明帝太和二年十二月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唐睿宗先天元年御史中丞兼左羽林將軍張暉左臺殿中侍御史鄧光賓竝放千嶺表先是太平公主之引崔湜蕭至忠也幽求等恐其爲變每有奏請爲太平所嫉玄宗不獲已奏之故有此放

肅宗元年建卯月河東節度都景山爲部下所殺帝聞以景山統御失所恐因此以爲亂不復究驗其罪遣使慰喻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壬寅以簡較戶部尙書安州刺史克淮西等十州節度使來琪

他見反

復爲襄州刺史

克山南東道兼陳蔡淮西等十州節度觀察等使淮西節度王仲昇兵敗陷入賊詔琪代仲昇爲淮西節度兼督許蔡等十州以琪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裴茂爲襄州刺史琪以淮西邇賊日尋干戈琪不進茂密表以聞琪又陳奏朝廷務姑息仍復以

依舊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仍兼安州
史淮西節度茂初以行軍司馬鎮于穀城卽表琪不
奉詔懼琪阻兵來拒乃率麾下精銳赴州襲琪爲所
敗詔罪茂

二年閏正月癸亥宥史朝義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
仙等竝以賊之所署僞刺史獎以朝命也嵩爲備
刑部尙書相州刺史相衛等州節度使承嗣爲備
戶部尙書魏州刺史魏博節度防禦使李懷仙爲備
較侍中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

廣德二年三月許河北四節度使立碑紀其誠節初
王師討平河朔州縣風靡向化相州薛嵩魏州田承
嗣鎮州張忠志幽州李懷仙皆爲賊守聞詔書一切
不問趨僕固懷恩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包藏貳心
乃表請以僞署官秩任之嵩等遂分鎮河北一道各
擁精兵數萬帝姑務安人含弘之實懷恩啓之也

是月襄州兵馬使梁崇義殺本州大將薛南陽併其
衆矯狀以聞朝廷以襄州薦屨兵禍屈法含容乃授
崇義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姑務息人也
永泰元年七月以鄭王邈爲開府儀同三司克平盧
淄青節度度支營田等大使先是平盧淄青節度使

史希逸爲副將李懷玉所逐希逸奔于滑州上疏請
罪特詔赦希逸罪乃以鄭王邈爲大使令懷玉權知
留後姑務息人也

二年正月同華節度使周智光以專殺鄜坊節度使
杜冕家屬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冕使
于梁州實避讐也

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竊所部兵叛寇成
都府遂據其城以討崔寧爲名劍南節度使留後寧之
弟寬攻破之子琳潰走子琳蜀人初爲瀘南賊帥人
甚惡之後有詔撫子琳束身歸罪劍南節度使驅使

屯守瀘州時崔寧爲西川兵馬使專殺節度使郭英
入成都兵亂子琳率麾下士乃募山洞群盜表請討
寧寧甚憚慄州縣官吏以其奉順多有應者寧與弟
寬分將精卒各數萬爲之備亦以表聞帝恐平人受
其害子琳及寧二表俱不報遣宰臣杜鴻漸出鎮成
都宣恩招慰鴻漸懼寧兵強不敢同異時子琳與邛
州兵馬使栢貞節犄角相應誓以靖難爲事鴻漸始
務事寧乃表讓劍南節度與寧奏貞節爲邛州刺史
子琳爲瀘州刺史和解之寧旣受命隨鴻漸入覲留
弟寬守成都子琳聞寧出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

都及子琳兵潰收合餘燼沿江而下朝廷聞之慮亂階特詔荆南節度安撫之

五年夏以殿中監王昂爲江陵尹御史大夫克荆南節度時荆南節度觀察使衛伯玉以內憂去職故命昂代之昂既行伯玉諷荆南大將楊鉞等拒昂乞留伯玉優詔許之

六年四月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楊子琳至自澧州赴詔也初子琳自成都喪敗退守瀘州增修軍政延亡命之士累月後成數千人乃具舟沿江而揚言歸朝渝州忠州萬州皆震懾備餼牢申犒軍士涪州有黃牛峽峽路之隘者守捉王守仙伏兵五百人於此子琳前驅悉擒之以獻至忠州盡殺之唯守仙免子琳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而以成守遣使請罪帝務安人又以子琳本謀近忠姑容之乃以爲峽州刺史子琳益不自安又移授澧州刺史澧州州鎮遏使在澧州二年至是表乞朝謁帝特容之及至引見于延英殿與語甚悅賜名猷

七年詔授幽州權知留後朱泚簡較左散騎嘗侍御史中丞幽州盧龍軍節度留後泚初隸幽州李懷仙爲十將改經略副使朱希宗殺李懷仙自爲節度

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家爲政苛酷人不堪命竟
孔目官李瑗所殺倉卒之際未有所從泚營在城北
弟陷王衙內兵亦得衆心消變詐多端潛使百餘人
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使莫可衆旣無從
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遂有是命
十一年正月魏博田承嗣乞束身歸朝時淄青節度
李正已上表乞許承嗣自新承嗣乃上表帝以久勞
師旅姑務息人乃下詔曰臣子之義違而必懲春秋
之辭服而先捨故武威以制其不恪文德以懷其自
新田承嗣悞惑奸邪承干紀律朝有變憲當奉典刑
猶示含容薄令降黜冀其遷悔全彼平人不赴所
之官再任造端之將遲迴師旅綿引旬時朕猶憫
從悞茲併命其人何罪顧悼增懷浮思改過之期以
救無辜之禍而承嗣果能尅責頻獻誠辭泥首束身
請歸庭闕輸心瀝懇備在封章而正已地過藩隔具
昭誠欵遂屢有陳奏達其深衷故宜宥以悔非之
全其改往之志翻然効順頗用嘉之卽宜與子姪
口等同赴上都當待以殊恩永守終吉豈不美歟
魏博所管官吏將士僧道耆壽百姓等初因迫脅
受驅馳或久抗官軍辭不獲已或徵科郡邑出入

庭皆懼於不全蓋素非元惡既往之咎並與維新
無所問或先在昭義軍管內諸州者並宜却還本
各安舊業其昭義所管官吏將士截耳軍健身及
口先在魏博等州妄有驅迫各被質留原其初心
非巨惡既因註誤先合蠲除仰即歸本州亦一切
問各守所務無相奪倫王典無私信存賞罰者從
理前聖嘉謨歸命者必全知過者必宥今既納承
之懇請亦已虛懷捨脅從之前非悉命原免如其
詭時日猶事逗留國有嘗刑法難屢屈過期不至
罪如初其諸道兵馬即宜同力脅心大軍尅期不
追悔轉禍爲福唯在此時至于再三非不深切想
官吏將士已下奉而行之知朕懷也承嗣竟逗留
赴朝

十二年三月庚午有左降官永州刺史田承嗣復
官爵詔曰昔在虞舜舞干羽于兩階而苗人服洎
高嘗遣陸賈宣赦南越光武亦下璽書招附寶融
則太上以德撫人其次因時制宜其或有阻兵侮
未從紀律將畏刑以紓禍俟文誥而斯懷則明恕
道宥過爲大其來久矣永州刺史前魏博等七州
度觀察處置管內度支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尉簡較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魏州大
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鴈門郡王食實封一千戶田承
嗣頃因封壤之外或收郡邑是以下尺一之詔徵
道之師貶刺零陵式彰典憲而國家十連將師千里
旌旗車騎繼屬於山河樓船鑠結於淮海而承嗣
門宿將方面舊臣授鉞持衡素經委遇乃繕甲脩備
越河應敵然未離魏郡嬰壘自固頻遣章奏申聞款
誠懇祈革心永用遷善又聞聚族興歎嘗思更新廢
食遺寢沉憂成疾夫爲君上者承天子人兼宥廣
一夫不獲則日時予之辜今河南河北之人皆朕之
人也豈可不念隱恤求逞其心令其父兄乘城子弟
攻取矢石之下骨肉相殘邑里之間敵讐交斃而又
兵連禍結廩餼取資暴賦急征并閭殫竭男釋耒耜
女廢蠶桑流離凍餒擠于溝壑而欲勞師黷武必舉
彝章終夕惟慮誠所未忍且使蒼生罹此塗炭皆緣
朕司牧無方非朕不德誰之過也今將投膳撤懸內
省歸咎以寬承嗣宜竝復承嗣本官爵仍委在彼勾
當軍州事不須入朝第庭琳及子姪等凡所連坐貶
降者一切什放竝還本官仍各依舊職掌驅使其
博相衛等管內諸州各判官兵馬使以下及州縣將

吏百姓及汴宋過河將袁奉珪祝舜并將士等並
原宥一無所問於戲以欲從人必求諸道澤渚時禁
仁有被於泉沅麇卵不傷德可懷於鳥獸今則偃
務全兆庶以茲明誠上荅天睭公卿百辟悉朕意焉
又詔曰播州帶水縣百姓田悅等王者之於典刑也
舉違是放聞義則歸雖審而有嘗亦宥而不過况本
於黜免各從親累今與之更始宜復官嘗當思遷善
之規載勤事上之命田悅可依舊魏博節度中軍兵
馬使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右散騎嘗侍兼魏州大將
督府左司馬御史中丞潮州程鄉縣尉田維可依舊
簡較尚書駕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柳州義章縣尉田
渚可依舊試京兆府叅軍萬州南浦縣尉田淪可依
舊試大理評事

四月命給事中杜亞使于魏州宣慰田承嗣賜承嗣
鐵券

十二月以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之子前淄州刺史納
為青州刺史仍賜實封五千戶

十三年正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請附人屬籍帝從
之

三月命諫議大夫蔣鎮使于魏州宣慰以田承嗣有

弟喪故也

十四年二月癸未魏博七州節度使簡較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承嗣卒甲申以前魏博節度中軍兵馬使簡較右散騎嘗侍兼魏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御史中丞田悅依前本官兼御史中丞克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留後悅承嗣姪也承嗣軍務親兵多委其統制及承嗣死悅即代領其衆朝廷因授焉四月成德軍節度太子太傅簡較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簡較同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郡王張寶臣依舊賜姓李復封隴西郡王寶臣奚之種裔本姓張名忠志以武勇再陷逆賊僞職寶應元年河朔平僕因懷恩舉爲將帥鎮嘗州帝方綏懷四海乃加恩寵特賜宗姓列屬籍前年抗表請歸本姓帝從之及是心不遑安又抗表乞從賜姓帝又許之廣恩也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匿父喪以求襲位帝難之乃遣給事中班寵問疾且喻惟岳

四月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平章事初崇義不朝竟謀日甚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群克

方日疑阻朝廷將推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
故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
之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與師討崇義崇義懼軍
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變崇義聞之請罪昔
坐央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論旨以安之
三年四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鑑為鳳翔尹
隴右節度觀察兼支度營田等使以待朱泚初泚
滔叛於幽州故罷泚兵柄加此實封五百戶一子五
品官又賜竇氏名園涇水上腴田并重錦五綵帛金
銀器甚厚以安其意

興元元年正月帝罪已大赦反側王武俊集三軍
偽號先是武俊僭稱趙王以鎮州為真定府偽命官
秩會大赦遂削號帝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
中使王進傑自行在往鎮州宣命授武俊簡較兵部
尚書成德軍節度使尋加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盧
龍兩道節度使又魏博田承嗣子緒殺田悅朝廷因
授緒魏博節度時朱滔率兵兼引迴鶻之衆南侵緒
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等大破滔衆以加功簡較工
部尚書

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下降加緒駙馬都尉尋遷

較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戶是歲加同平章事及卒
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又易定節度使張孝忠使
衙前將程日華使滄州州兵殺其刺史李固烈而推
日華爲刺史日華遣使間道聞於梁州因拜橫海軍
節度但令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資孝忠軍焉

二月甲子加朔方邠寧節度支度營田觀察六城水
運押諸蕃部落鹽池兼河中晉絳茲隰等州節度觀
察等使克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茲隰等州
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開府儀同三司行中
書令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河中尹上柱

國連城郡王李光懷太尉加賞封至二千戶仍賜鐵
券赦三死

十月劉怱爲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盧龍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初怱爲涿州刺史朱滔每有征伐必
令怱幽州留後時朱滔死怱素爲衆所服因有其兵
地

貞元元年九月范陽節度劉怱卒其州軍人習河朔
舊事請其子行軍司馬濟代父爲帥朝廷姑務便安
因而從之累加簡較兵部尚書

二年三日詔授淮西李希烈裨將吳少誠申光蔡等

尋被少誠等謀殺衆共推少誠朝廷遂有是命尋正
除節度等使

三年七月宣武軍兵馬使劉昌率其衆自坊州赴靈
臺旣次三原遂縱掠一夕方定淮西散兵百餘人謀
於昌及是昌歸罪於淮西兵盡殺之尋以昌爲本軍
京西行營節度使初昌衆憚戍靈臺剽三原後各欲
散歸昌招撫之乃定因加昌以董之改戍麟遊

四年福建觀察使吳詵爲叛卒所逐詵奔建州初詵
從職守於沂隴嘗以猛毅自許及領福建頗輕忿越
兵薄其糧賜苦其役使而不恤也衆卒咸叛數讓詵
而逐之且請于詵牒用大將郝誠溢掌留後而殺詵
之腹心將薛大清十餘人等而聽命於誠溢秋毫無
所犯乃抗表請罪焉帝命中使就赦而安之

五年十月詔曰法令者國之典章藩岳者朕之屏翰
封域旣列疆里有經必守信誠用永終始干紀難虧
於嘗憲念功宜貸於新恩酌於厥中是有茲命義武
節度易定觀察等使簡較司空平章事張孝忠受委
旌鉞作鎮方夏頃興士旅擅入邊城朝命旣臨不遠

而復有過能改此誠可嘉是早左揆之授俾參論
之職懋招來効勿替舊勲可簡較尙書左僕射同平
章事如故於戲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忠信允叶邦家
乃又朕奉祖宗之法期於慎守託王公之上務以存
誠畫野分圻皆有定制踰憲章則彼此交惡保封疆
則烝庶獲安偃甲息人所存者大咨爾方岳弘宣永
爲各守爾典欽承王度勲賢列辟宜體至懷初孝惠
以兵襲蔚州驅掠人畜帝連詔責之踰旬方還所部
繇是降其詔焉

八年四月庚寅以前汴州長史李志寧起復左金吾
大將軍同正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觀察
使士寧故宣武節度玄佐子也初玄佐薨諸將較
列狀脅監軍上奏請士寧爲節度使且曰朝廷或不
從恐令數萬之兵東向以求生也蓋指李納以邀命
帝乃召宰相入議竇叅先與吳湊不相得且曰若不
許懼合於李納則汴鄆非朝廷有也因請受士寧節
度使帝從之故有是命

一云玄佐歿士寧終十七八
謀於父之親吏諷三軍請繼

父任時德宗厭兵不復討問遂授以鉞麾旣而日恣
以荒暴誅戮無不忍苦都虞候李萬榮因其獵於近
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德宗撫之頗厚旣
不加責仍受以右衛將軍僅二十年累歷班序人皆
目爲
幸人

九年四月削海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張昇璘官仍令
昇璘兄昇雲示衆决杖昇雲爲定州刺史昇璘娶滑
青李納女用事於納以父喪大祥歸定州嘗於公座
慢罵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武俊大怒以事聞詔中
使詣定州臨决遇昇璘於太原杖而囚於別所武俊
素以定州殷富同壤嘗欲攻奪因是遣深州出兵襲
取義封又出兵驅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於德棗悉
取其粟帛牛畜昇雲嬰城自固累遣使謝過於武俊
方止

十一年九月橫海軍大將程懷信逐其節度使程懷
直歸京師懷信遂領軍士尋詔以虔王諒爲橫海軍
節度使以橫海節度兵馬使試殿中監程懷信起復
左武衛大將軍同正兼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營田
滄景觀察留後依前兼御史大夫虔王諒不出關故
也

十二年正月庚子洛州叛將元誼與其衆李文通嘗
悅石定蕃康秀玠等率洛州城內兵五千并家口萬
餘人叛奔田緒累路潰散入衛州者三千餘人中使
吳朝弼爲亂兵所殺二月丙午詔曰元誼李文通等
皆有勲庸久於戎旅頃者事因疑誤城守經時自致

危懼比獻章表請率師人願赴京西用申誠効亦遣使宣慰待之如初俟至闕庭期於任使而行李之際士衆攜離雖非本圖情亦可恕且處之東夏鎮在西北郊皆我王事誠爲一體况田緒任兼將相寄重方州委之撫綏必能加輯言念將士素著勤勞既有申明各宜安堵仍委田緒切加存恤以副朕懷其元誼男承嗣竝先在城又特召對仍令中使送赴魏州

是月以成德軍節度度支營田嘗冀深趙德棣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司徒平章事兼嘗州長史瑯邪郡王王武俊爲簡較太尉兼中書令依前兼嘗州長史節度等使以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司徒兼侍中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王渾瑊爲簡較司徒兼中書令依前兼侍中河中尹克副元帥節度等使已巳加山南西道節度度支營田觀察簡較左僕射兼典元尹御史大夫兼振魏博等州節度營田支度觀察使簡較右僕射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緒幽州盧龍節度度支營田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經畧處龍軍使簡較右僕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夫劉濬劔南西川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統押近界
蠻及山西八國兼雲南安撫使簡較右僕射兼成
尹御史大夫韋臯竝同平章事乙亥加陳許等州節
度使簡較兵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曲環兼
南節度觀察營田使簡較刑部尚書兼揚州長史御
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杜祐邠寧節度簡較刑部尚
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張獻甫義成軍節度鄭滑觀
察營田使簡較刑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賜
紫金魚袋李復竝簡較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觀察
使簡較吏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
袋樊澤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使簡較禮部尚
書兼涇州刺史御史大夫劉昌右神策軍行營節度
隴右大夫觀察度支營田使簡較工部尚書兼鳳翔
尹御史大夫邢君牙左神策軍行營節度簡較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韓全義平盧軍淄青節度度支營
田觀察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簡較禮部尚書兼
鄆州長史御史大夫李師古劔南東川節度營田觀
察使靜戎軍使簡較工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御史大
夫王叔邕申光蔡度支營田等使簡較工部尚書兼
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吳少誠徐泗濠節度觀察度支

營田使簡較禮部尚書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張建
封竝簡較右僕射又加振武麟勝節度營田觀察蕃
落使單于大都督兼御史大夫范希朝麟鄜坊丹延
節度觀察使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栖曜夏綏銀
節度觀察押蕃落使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韓渾竝
簡較禮部尚書荆南節度觀察使江陵尹兼御史大
夫裴胄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
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萬榮昭義軍節度營澤
潞滋邢洛觀察使潞州長史兼御史大夫王虔休浙
江西道都團練觀察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潤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王緯竝簡較工部尚書又以河東節度
度支營田觀察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副留
守李說爲簡較工部尚書河陽三城懷州節度營田
使又加朔方靈鹽豐西受降定遠城天德軍節度營
田觀察使押蕃落使廬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李樂浙
江東道都團練觀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皇甫政
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采石軍使宣州刺史御史中
丞劉瓚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何士幹等竝兼御史
大夫

册府元龜

晉簡文帝時桓溫為揚州牧既廢海西公立帝乃復
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合體而化成萬
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成賴元輔姬旦
光於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於皇天而殷化以洽
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合章特發用
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
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
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八相增邑為萬戶又
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溫世子熙布
三萬疋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

晉安帝隆安元年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為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悅於恭恭乃罷兵

元興二年盧循汎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朝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其同黨徐道覆為始興相

後魏宣武時田益宗為安南將軍王稍衰老聚斂无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帝益深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啟益宗侵畧之狀帝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人橫殺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

前廢帝初以爾朱仲遠為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淮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時爾朱世隆兄弟群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帝特置儀同三司之官次上公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

錄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充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
州刺史

唐玄宗先天元年八月睿宗為太上皇是月右僕射
劉幽求御史中丞兼左羽林將軍張暉

冊府元龜

以宋高祖受命事申與其人隨關不

我恭帝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師古

劉隔大野城知長樂縣事官用縣志

隋神工治尚知建陽縣事大臣黃國新

西思帝王部一百七十比留封錄中丞

姑息第二二日酉以滌封命神中前

唐順宗貞元二十二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

度使李師古以師女滑州西界祿

軍裨將吏自京師得遺詔本師以

素以師古降後為不自

錄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充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
州刺史

唐玄宗先天元年八月睿宗為太上皇五月右僕射
劉幽求御史中丞兼左羽林將軍兼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七

姑息第二

唐順宗貞元二十二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淄青節
度使李師古以師次滑州西界初告哀使未至鄒澤
軍裨將吏自京師得遺詔本歸以示節度李元素元
素以師古隣接欲為不自外使密以其本示之師古

不受曰京師無訃告何故妄言杖其使幾死舉兵以脅元素元素懼上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初師古聞消息遂以師自至濮州伺候爲變借元素爲名以動衆及聞帝卽位卽罷界上兵

憲宗永貞元年十二月己酉以新授給事中前劔南西川攝節度行軍司馬知留後兼御史中丞劉闢爲簡較工部尙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於時韋臯卒闕阻兵以求節度詔除給事中異其入朝闕不受故降斯命貞元舊風也

元和元年六月淄青李師古死弟師道擅命遣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黃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計分削之帝以蜀川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遂命建王審遙領節度以師道爲留後歲餘竟授以旌節

二年八月命給事中房式充幽州成德義武等軍宣慰使時三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各持宿嫌交惡聞於朝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爲衛尉寺丞分司

東都戡嘗佐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去從史彊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為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故有是命

十一月彰義軍節度吳少誠卒五年三月授遂王宥節度以彰義軍兵馬使兼申州刺史吳少陽為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左散騎嘗侍權知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等州觀察等使留後仍賜上柱國初少誠疾亟家僮單于熊兒者偽以少誠意取少陽至時少誠已不知人乃偽署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子元慶年二十餘先為軍職少陽密害之及少誠死少陽自為留後時王承宗求繼士貞位不受詔帝業以討承宗不欲兵連兩河乃以宥王遙領少陽為留後焉

五年七月庚子鎮州王承宗遣節度巡官崔遂上表二封乞自陳首兼請吏員輸其嘗賦是月制曰夫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王者之盛德叛而伐之服而捨之魯史之明義所患教化之未弘不患威令之不振所患忿憤之不當不患臣妾之不恭逐稔惡以彰典刑納忠誠以滌瑕釁糾慝宥罪其在斯乎朕嗣守丕圖

虔奉先訓明有所未燭信有所未孚德罔洽人而懲法度之未一道靡化物而慮風俗之未齊頃者誤於知人因以動衆雖亂是用長俾投於荒而靖以自思敢愴其過故太尉中書令武俊嘗拔艱危有大勳力重以親戚連其子孫壯容圖於絲績武烈書於鍾鼎十代之後尚延其寵渥四海之內豈利其土田我之初心蓋不如此盧從史首獻章表深陳便宐是以頗類于向公如流遂昧於進熟乃割二郡別爲一鎮付其密親以示無外而承宗不論朝廷遂干國章以至于斯事豈得已既而將帥同德干戈四臨幽薊以節制之衆收城池易定以雄猛之師獻俘馘火則方燄天其可逃然而大兵所罹庶物皆頓農桑遂廢於墟畝老幼咸膏於鋒鏑爲之父母深用憫然王承宗固而能通迷而斯復冒於白刃貢以赤誠仰日月以激於中腸罄封部而誓於後効賦奉其嘗數官奉其員以闔境之性命祈肆赦之恩澤我亦思省至於再三違命而用刑蓋有嘗憲順命而赦罪是亦前經寰海之饒寧私於數縣之地雨露之溥豈遺於一境之人加恩俾復其土疆改過是還其官秩其王承宗特宐洗雪依前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

外置同正員外簡較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
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充成德軍節度管內度支營田
等使鎮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處置使成德軍將士
官爵實封等一切如舊待之如初諸道行營將士等
皆賈雄心爭輸忠力以戰則勝以攻則摧加以跋扈
道途暴露原野各宐賞級仍并歸還宐共賜物五十
八萬四百二十端疋竝令度支隨便近卽時支遣仍
令糧料使與本軍計會豐厚宴設於戲帝王作兵以
輔文德雷雨施澤亦酌人情况乎忠烈之遺勳親之
後每稱破敵嘗用愧懷聞覆衆而增傷覽捷書而
歎一夫不獲尙泣於前王百姓何辜罹禍於茲日雖
爲彼制孰非吾人事苟便時朕寧屈已庶當修政思
理推誠致和奉天地之心大祖宗之業姑以濟物豈
務申威虞帝之征載示兩階之舞殷王之網式弘三
面之仁惠此方隅置於安靜凡百多士宐諒予懷初
王士貞卒三軍推承宗爲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
問承宗懼上表請割德棣二州繇是起復授成德軍
節度使又授德州刺史薛昌朝爲德棣觀察使承宗
遣數百騎往德州虜昌朝以歸乃詔削承宗官爵命
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以討之是役也招討之

任非中外所期又諸軍多觀望養寇逗留不進轉餉糜費日以鉅萬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帝乃因從史之罪歸其惡而有承宗不得已而爲之已酉加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簡較太尉兼太子太傅幽州節度使劉濟簡較司徒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簡較司空兼太子太保辛亥加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簡較司徒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簡較尚書右僕射橫海軍節度使程執恭簡較尚書右僕射並以兵罷加賞也乙卯幽州節度使劉濟爲其子總所殺朝廷不知其事以總爲起復簡較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盧龍軍等使

七年十月魏博監軍奏當道三軍舉其將田興知軍州事甲辰制曰經邦制理先務於安人秉義納忠諒存乎體國其有堅持正性動合衆心才當與能善足垂勸則宐荷推轂之寄爲分闔之臣建侯貞師宣我利澤魏博軍步射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使簡較祕書監兼御史中丞浙國公田興深明有融忠孝是力介若金石通乎弛張效用思齊於昔賢潔誠期報於君父生此王國跡淪戎藩逢時乃彰會節有立曰元

臣卽代裔子幼年小人任事以作威諸將屏息而懼
懼政理滋紊刑章亟乖羣臣危疑幾致顛越朕用憂
閔方圖輯寧而興任在棘門深惟大體義勇斯奮奸
雄伏辜士心所歸不令而肅征鎮安固厥庸茂焉旣
而保貴胄之家將致上國全故帥之績求復中軍表
章屢疏情懇備至以勳則特異以義則可觀周旋令
圖蓋有餘裕朕高懸爵命以待能賢嘉爾殊勞允宐
懋賞晉軍謀帥卻縠嘗學於詩書漢將議功竇融實
冠於名節魏郊巨鎮河上奧區杖鉞可以宣國威觀
風可以率彝典習俗至於丕變疲哇篋而汔康佇光
册書用寄心膂榮級繼登於七命顯秩超踐於六卿
仍兼副相之雄以重元戎之委服茲休命其懋戒哉
可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工部尙書兼魏州大都督府
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
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初貞元中昭義軍節度使李
抱真卒雒州刺史元諡以州兵五千叛歸田緒後田
季安納諡女爲妻及季安以風疾廢亂頗虐殺人子
懷諫年十一爲府司馬兼御史中丞節度副使元氏
乃召督兵將指明禍福約立懷諫爲帥皆唯唯莫敢
違乃遷季安於別寢月餘季安卒有家僮蔣士則主

親兵持權數易大將懷諫出令盡士則之爲也軍中以朝廷久無命衆情不固田興者其先與季安別族後稱爲從祖兄少在魏軍以武藝信厚爲衆所服與因寓直而巡更卒迭來觀興興懼深拒之質明入衙兵衆數千環附興興驚遽頓仆於地其衆連呼不散興揚言曰欲聽吾命且勿犯副大使衆皆曰諾亂兵殺蔣士則等十數人而止卽日移懷諫於外興旣立爲留後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十月辛酉制曰奉君親竭忠孝人倫之大端也賢智所以盡心賞功勞懋明節國家之急務也皇王所以致理朕嗣服丕業恭臨萬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暨怵惕惟勵載勸于懷嘗以爲宵質稟靈皆思嚮善亦甄明撫導推示至誠樹績必使其光揚惟患必圖其安緝永言及此終食豈忘魏博大藩東夏雄屏軍戎勇於見義黎庶懷於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爲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感恩而盡力申節効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太寧斯獲予志近田季安薨謝兵於幼童奸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慄懼致覆亡比屋凋傷疲於扞軸田興杖義奮發剪去儉人大安方隅屢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彝不變舊

俗忠諫指切感於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封畧言
念將士同德叶謀守正如金石之堅凌寒挺松栢之
操垂令名於不朽示臣節於將來清風載揚丹欸可
鑒嘉尚歎息勞於寢興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內
百姓等身勞耕稼力竭征徭每念於懷用當憂憫宐
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
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陽院諸道合進內庫綾絹
綿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州縣百姓差科宐給復一
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田興逐
便宐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生之德期洽

衆心魏博管內宐赦見禁囚徒其與田興叶心立功
大將及判官等委與具名銜聞奏當有甄升如有父
母在別加優恤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較等或忠義
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委田興條錄奏聞當加
追贈如有家口見存宐厚加優恤管內高年悖獨或
天寶遺人風霑皇化或孤獨廢疾不能自存委田興
差官存問仍量給粟帛管內有清勤奉職爲衆所知
者委田興具事疏奏聞當加進改如身在丘園行義
素著或才兼文武名節可稱亦委田興具名聞薦贈
太尉季安姻戚舊臣嘗任將相飾終之典宐示優崇

其葬事委田興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從周厚田
諫在疚之初政出羣小因致軍府騷然不寧以其年
幼有足矜憫待其到京之日一門量加存恤嗚呼
善念功惟恐不及卹人厚下惟恐不豐庶乎大治
熙遂橐弓矢為仁繇已其道信然樹德務滋在平終
始凡百多士宥悉朕懷田興頗觀書知君臣父子之
道嘗力行之朝廷知其嚮順宰臣李絳上請命使招
諭及厚加賞賜及斐度至興極懼又請度至封內州
縣宣揚恩澤辛巳以前魏博節度副使兼馬步都知
兵馬使田懷諫起復為遊擊將軍守右監門衛將軍
仍賜宅及芻米等

十年正月乙酉進授宣武軍節度使簡較司空韓弘
守司徒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貞元初德宗方以公相寵勳臣宰相

虛列官代於制勅者多至八九及數年老者不世繼
守者無功遂不加其名元和初平章事在藩鎮不過
一二而已至三年始加弘簡較司空同平章事後王
鏐以簡較司徒凡歷三大鎮及在太原有功李吉甫
請授鏐同平章事弘自領汴州以敢殺致安勢重於
中而位在鏐下每咎吉甫及吉甫卒乃致書於宰相
武元衡以露其忿自處將帥二十年未嘗再觀朝廷
亦未能以誠信待弘方欲用其形勢以臨淮西故命
守司徒同平章事以加鏐上焉其秋出師遂命弘為淮西諸軍行營

都統遣其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於行營十二年
賊平就加兼侍中累拜封許國公又以公武為鄜坊

節度使

十一年十一月丙寅幽州節度使簡較司空劉總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進位簡較司空初師道幸吳元濟之亂因寇徐州李光顏拔凌雲柵師道懼乃僞貢誠款帝以力未可并討乃遣給事中柳公綽往宣慰且觀其所爲師道苟以遜順爲辭故尙加命寵

十四年二月己巳勅王承宗與三軍將士輸忠效力叶志同心恭守典章誓除寇虜俗化丕變風猷特高如聞水旱之餘供費未贍務令優濟保洽恩和空賜綬絹布共萬端疋初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師道俱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至中書見宰相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遣盜殺元衡帝赫怒命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淮西用兵國用虛竭詔權罷焉至十二年誅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弘正遣人送其子及牙將至關下帝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而有斯命

八月己酉制曰納大忠樹嘉績爲臣所以明極節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元臣况乎邦教誕敷王言總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於懷久虛其位載

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
 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
 侍中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
 邑三千戶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器中蘊深閎之量
 外標嚴重之姿有輔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凶
 禁暴之畧杖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
 而咸肅吏士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
 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淮濱肆征命統羣帥克殄殘孽
 惟乃有指縱之功及齊境興妖分師進討遂梟元惡
 惟乃有畧地之効既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
 誠遠繼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申又抗表章固
 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彌堅于藩于宣諒功於注意
 我彌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上司論道之
 崇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贊萬務玄衮赤
 舄備於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於戲出總兵柄入
 叅廟謨家國之慶盈門君臣之道交泰為我柱石古
 今曷儔服而滋恭以佑乃辟可守司徒兼中書令

此官

汾陽王子儀西平王晟以冠代功業而居之弘二十
 年不入朝其累遷轉至於斯拜蓋朝廷始以姑息終
 用大體其勢然也弘鎮大梁一十餘歲所管四州征
 賦皆以自贍未嘗有上供者專務聚財積穀峻法樹
 威而莊毅寡言沈靖多斷鄰封如李師古吳少誠章
 皆憚之王人使其問弘禮多是朝廷每為蓋覆其後

勢屈入覲寵待逾等人
臣之幸如弘者蓋寡焉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玖為
簡較右散騎嘗侍兼瀛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瀛莫等
州都團練觀察等使時幽州節度使劉總娶涿州刺
史張臯女臯與士玖有內外之屬故請其瀛莫二州
為兼察以士玖上請因而用之非選衆任能也

七月幽州監軍使奏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別館
推朱洄知兵馬事洄推其子克融統軍務詔諸軍討
之十二月乙酉制赦幽州軍拘留張弘靖盧士玖等
專害府察之罪以幽州都知兵馬使簡較殿中監兼

監察御史朱克融為簡較左散騎嘗侍幽州節度使
自憲宗皇帝削平群叛之後帑藏空虛帝踐祚之初
錫賚過制及幽鎮事起徵發賞賜財力殫竭又行營
諸節度及領偏師者皆有勅使監鎮悉選取驍騎
衙隊自防衛列于陣者皆羸懦之衆故戰則奔北
有成功議者以是役命將非不良徵師非不多而無
尺寸之効者制置不一朝廷以克融能全弘靖為名
因而赦之以廷湊殺弘正之罪
故併兵誅之願物力事勢然爾

八月鎮州兵亂殺節度使田弘正推都將王廷湊知
兵馬事弘正子布鎮涇原朝廷急徵布為鳳博節度
布既頒賚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為先鋒兵馬使以
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銳付焉是時
屢有中使賫急詔促其進兵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

出抵賊之冀州南宮縣進軍下賊二柵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餽餉不給寢無關志憲誠故嘗懷其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爲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十二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與師而將卒益驕情皆曰尙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終不爲用歎曰功無成矣布卽日密表陳軍情入啟父靈抽刃刺心而絕乃以魏博中書先鋒兵馬使史憲誠爲簡較工部尙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先是田布爲裨將時遇憲誠於行伍間累進戎職皆繇布薦布死遂據其城府朝廷不得已因命焉

二年二月甲子制曰朕以菲德纂承鴻緒屬先皇帝掃刷中寓康濟兆民八荒晏然五兵咸息嘗覽懷于繼述思致理於和平豈以樂戰爲心佳兵在念而州以承宗云亡自歸誠款幽州以劉總懇志願釋兵符相繼來同無思不服非朕勤於遠畧力以致之亦旣綏柔咸加濡澤不愛金帛以惠於戎士不吝爵賞以寵其偏裨復加台臣咸推謹厚庶將朕志以靖方

隔而佚於旣安莫能思患曾未累月旋聞叛離朕亦
欲因其人心以命長帥顧念弘正盡忠先朝身嬰我
害家受屠戮爲之元首能不痛心是用下制先申
諭求其兇惡真釋幽冤仍令四面節制各守封疆不
欲遽加明罰所望自幼忠誠而將士等懼罪以相
王庭湊爲衆之所迫固其州壤捍以兵鋒每聞戰事
永念黎庶爲之君父又可忍乎是用輟食忘寢晝夜
萬慮恭惟烈祖之訓必用兼愛之心務以安人爲國
本不以窮武爲威力顧予寡昧敢忘遵承爲追念而
興師已極君臣之分爲軫憂而捨罪豈非帝王之道
况王庭湊倉卒之際固非始謀接之以恩榮自當展
其志意委之以戎鎮必冀効於勳庸响福無門行之
卽是弛張在我用亦何嘗苟推信誠便保忠順苟得
其衆孰非吾人推而任之式示榮寵宐特捨雪仍授
簡較右散騎嘗侍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應承
成德軍將士官爵一切依舊待之如初仍令兵部侍
郎韓愈充宣慰使於戲捨彼三軍惠非不至於彼閭
境恩非不周今弘寬大之恩以應陽和之令使離散
者見親愛之樂暴露者歸室家之安各宐感悅以就

寧泰布告中外體朕意焉是時河朔復亂庭湊實首其惡殘害長帥及其友屬僚佐

從而殲焉其逆如此而竟從舍雪授以節制蓋兵不得息八年矣愛人舍垢制時以空

丙寅制以前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

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牛元

翼為簡較工部尚書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東

道節度觀察處置臨漢監牧等使初元翼以守深州功

有成德鎮冀王庭湊以已罪未赦圍光翼益急凡官軍

救元翼者三面而至皆屈於芻食不能前進雖李光顏

亦堅壁而已日與軍士分採芻薪度支給以紅腐之至

人不及救庭湊以故得設數重之圍至是不得已

庭湊節而寵元翼以漢南焉三月盧龍軍節度使朱

克融成德軍節度使庭湊竝進簡較工部尚書時庭

湊雖得節制怒元翼之堅守故深州之圍不解克融

以兵同濟其惡至是有宣尉中使至幽州克融上言

前月得裴度書令解深州之圍以今月一日抽兵還

本道訖庭湊兵亦稍解故竝以尚書寵之

是月徐州監軍使奏當道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

行營領兵迴以今月十四日入城逐其節度使崔彥

智興自領軍務已未以武寧軍節度副使兼御史大

夫王智興爲簡較工部尙書兼敘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智興出
自武寧行伍累至夫將元和末將徐兵北杆李師道
嘗以少擊衆聲振海岱間累拜沂州刺史及奉詔合
討王庭湊智興領兵三千仍加節度副使以寵之木
軍有勇敢者多在其所統旣居戎倖以功位自疑
羣亦慮其歸還非已能制累表請追智興授以他官
事未行詔班師智興以幽鎮二方怙亂受節繇是衆
心益熾先期入境羣聞之驚使從事勞問且言先輸
其器甲仍留其衆於城外以十騎自隨智興不從率
衆斬關而入見羣及監軍使拜而伏曰此軍情也乃
爲羣具行夫騎乘無不周悉及判官從吏皆如素焉
又殺不同已者十餘人然後以兵送羣至埭橋遂掠
鹽鐵院錢帛及汴路進物商旅資貨率取其三分之
二又以兵劫濠州刺史侯弘度棄城走朝廷以新羅
兵力未能討遂以節授之

四月王庭湊表請追贈三代乃贈庭湊曾祖五哥之
越州都督又贈其祖未怛活左散騎嘗侍又贈其父
升朝禮部尙書徇其特請也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丙子以天平軍節度使守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烏重裔胤為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
刺史充滄景德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前攝橫海
軍節度副使簡較國子祭酒滄州長史侍御史李同
捷起復為雲麾將軍守右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簡較右散騎嘗侍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兗海沂
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就加魏博節度使簡較司
空史憲誠簡較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丑就加
幽州節度使簡較戶部尚書李載義簡較尚書右僕
射平盧軍節度使簡較工部尚書康志睦為簡較戶
部尚書鎮州節度使簡較司空王庭湊為簡較司徒
是時既以李同捷節度充海尚虞羣帥生事故咸有
就加之命以寵安之

二年九月滄州節度使李寰為夏州刺史充夏綏銀
宥等州節度觀察押蕃等使依前簡較左僕射寰前
在滄州擁兵不進知中外議論自懷不安遂請入觀
詔旨優許因有是命

十一月賜定幽州綾絹各伍萬疋昭義綾絹三萬疋
有中使自易定來奏諸道行營節度賞薄為詞故累

加給賚是時滄鎮未平王師業已問罪則置供軍糧料使日費甚厚而兩河諸帥重邀功賞每與賊戰輒增首級以聞其後對見賜與者眾矣至於發帑藏徵散收贈帛征馬夫亦無筭繇是天下守土者

以助軍進獻率
不下數萬疋

三年三月乙巳太原奏中使杜英奇到易定行營宣
舉當道兵馬使傅毅充易定節度三軍不受共舉易
定都知兵馬使張璠其傅毅領軍三百二十人走投本
道戊申以張璠為簡較左散騎嘗侍易定節度使已
酉以張璠新上賜帛五萬疋

七月己未先送魏博史憲誠旌節中使劉弘逸奏云
六月二十五日到魏州二十六日夜三軍殺史憲誠
舉大將何進滔其新節度使李聽入城不得壬子召
宰臣裴度王播路隨對于延英詔以魏博節度衙內

都知兵馬使簡較祕書監兼侍御史何進滔為簡較
左散騎嘗侍充魏博節度使壬申詔雪王庭湊使
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司空太原公成德軍節度使
是滄州李同捷求代父任詔授以兗海同捷不奉詔
投款於廷湊廷湊出兵撓魏北境以接之詔絕廷湊
進奉時河朔連兵日久朝廷益苦饋餉之費及同捷
授首廷湊亦微露誠款於隣封帝揣知中外之心所
空故有恩蕩之詔

九月以王廷湊洗雪命有司先籍入其留邸及店舖
等并令却付官吏所認德棣諸州者并放還

五年正月庚申幽州監軍使上言節度李載義於
場遂宣賜德政碑中使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同
毬志誠等遂於毬場叫呼謀亂載義當日走投易州
又奏志誠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以載義姻黨故也
聞之驚促召宰相入對時兵部尚書平章事朱備
早入先召見帝惕然曰幽州之事可奈何備曰
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客臣稍緩息具條以對
良父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備曰陛下以范陽
失繫國家憂戚耶且自安史亂後范陽非國家所
前時劉總向化兼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
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
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
宜也且范陽國家所倚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
寇今若假志誠節鉞借其土地必自爲力爪牙之
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帝大喜曰如
之言吾洗然矣壬戌李載義遣從事上言自破滄州
後累表請赴闕廷頻奉詔旨不許今月十三日於
場爲管衙兵馬將楊志誠禱動其日辰時將男正元
并隨從軍將奔赴闕廷帝令中使至太原以采
并賜以書詔紫衣牙笏玉帶并藥一合銀器一

在宣賜甲子賜載義永寧里第一所壬申載義為
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擇日冊命以嘉
運為幽州盧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志誠為幽州
節度觀察等使留後是日詔中使以米麪粟豆油鹽
共一千石錢二千貫綾絹三千疋柴四十車草一萬
束就永寧里第宣賜載義又令尚食日給十人生料
翌日又命以良馬一匹并鞍就第以賜之及賓佐
吏無不廣霑恩錫

志誠為工部簡較尚書兼幽州大都督

四月以楊志誠為工部簡較尚書兼幽州大都督

長史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

察押奚契丹兩蕃經畧等使

七年八月楊志誠就加簡較左僕射用舍弘之典
初志誠轉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建詣中書白
相曰軍中不識朝廷事體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為
不知以工部轉吏部為美且軍士盛飾以待新恩
且復為尚書軍中必怒今中使往其勢恐不得出
使至其僕奔還奏曰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
言中使竝為志誠繫留矣志誠遣使讓官復賜官告
其使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之言務以舍弘故再

僕射

載義為河東節度使時楊志誠復為部下所逐
遇太原載義躬自啟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

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殺其父母之親並車焚其
將率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然志誠死於流所而
開成三年六月壬寅以康州流人王晏平爲永州
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晏平爲靈武節度使去任
取征馬四百餘匹及借兵器千餘事遂隱沒妄爲
破台司推勘獄狀悉具計賊七千餘貫以晏平之父
智興嘗有戰功故特免死從流未至流所魏博鎮州
幽州三節使有表請雪遂除撫州司馬給事韋溫等
廷老盧弘宣等封敕改爲永州司戶韋溫等又封還
帝命中人宣慰溫等制命始行時晏平在絳麻之中
未至流所廣以金帛交結中外旣得免死旋又除官
復假三鎮之勢以迫朝廷而執事者但務姑息河北
不守法理時論惜之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姑息二

守志野報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八

姑息第三

唐宣宗大中四年幽州戎帥周臣欽若等寢疾表乞

都知兵馬使張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

侍其年冬詔賜旌節遷簡較工部尚書

僖宗廣明元年以巢賊陷闕帝巡狩於褒斜四川

帝王部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臣 參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八

姑息第三

唐宣宗大中四年幽州戎帥周臣欽若等寢疾表乞

都知兵馬使張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嘗

侍其年冬詔賜旌節遷簡較工部尚書

僖宗廣明元年以巢賊陷闕帝巡狩於褒斜四川節

度使陳敬瑄迎扈至蜀行闕之事一以委焉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穎川郡王及駕回賜鐵券捨其十死

中和四年正月制授鹿晏洪山南西道興元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興元尹晏洪本許州郡較中和初從中武軍監護楊復光討賊京師賊平復光卒軍無所統乃以本軍并徐宋之兵西入射胡關陷襄鄧及下金州洋州路直抵興元初則云西赴行在及所歷封壤悉皆屠之軍士驕猾晏洪不得制因進逼興元其帥牛勣不能拒奔赴成都朝廷以京邑初平議其姑息詔授留後至是加節制焉

光啓元年三月以徐州節度使時溥爲鉅鹿郡王制曰天用日月司之以晦明帝賴股肱寄之以休戚念其功則報無所恡厚其賞則誠在可危爾勿徇於驕盈吾靡勞於姑息也時溥爲時傑出臨難慨然用禮樂爲身基知德刑爲戰器文惟附衆武足取威萬旅無譁一方底定朕以彭門人兼滄楚地控淮河因命專征果聞善訓公忠所化氣俗自平極將相之崇高作藩宣之軌則噫成功未易持祿尤難倚伏相循安危是繫朕嘗覽祖宗之紀每欽兼濟之圖尙父汾陽

王太尉武穆王皆道合中興勲高往烈然子儀以恢弘體國保富貴於永年而光弼雖剛正奉公積猜嫌於晚節蓋坦懷未至則全美或虧言念大臣足爲前鑒惟爾竭誠保奉著節始終疇咨雖顯於上台制爵宐加於異姓彼邦遺事故老當傳勿勞銘鼎之恭用永紳河之誓服茲休寵慎乃令圖庶俾君臣永於竹帛

昭宗大順元年制以德州刺史權知滄州兵馬留後盧彥威簡較尚書右僕射兼滄州御史大夫充義昌軍節度滄德觀察處置等使彥威光啓末逐其帥楊全玖求旄節朝廷以扈蹕都將曹誠爲滄德節度使雖不至任而彥威之請不行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彥璿用兵爲彥威論請故有斯授

二年三月制以青州留後王師範加檢校兵部尚書平盧軍節度使是歲鎮州王鎔曾有表薦曰臣聞推亡固存古有明義興滅繼絕書著前文蓋聖王弘延賞之恩哲后開勸能之道故吳君錄舊育凌統之孤兒漢帝追功舉張良之愛子臣伏見故淄青節度使簡較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敬武將星發彩金匱傳符推心皆務於政經戮力每勤於王室自艱難

變運鑿輅省方海嶽一隅不驚刀斗關畿數路嘗走
梯航加以淪落衣冠流亡民庶皆能賑卹盡致昭蘇
可謂輔國蓋臣佐時良牧而不幸秋蘭敗葉朝露晞
光俄成就木之悲不盡登壇之寄其男簡較工部尙
書權知留後事師範親爲嫡長才實瓌奇早緒父兵
風知軍志張飛之敵每說無前魏萬之名咸言必大
頃以元戎物故外府事殷體人情懷騷動之虞俟朝
奏有關河之隔以是連營義旅比屋蒸黎追樂社以
增哀思召棠而瀝懇爰從苦塊抑主兵戎分少拊寒
盡同赤子望雲就日頗罄丹誠今則戈戟罷尋光陰
已變險夷一致首尾二年雄稜真是其將門造次不
渝於臣節雖皇華紫誥慰安相繼於道途而舊旆油
幢承寵未聞其擬議將何以寬諸衆望塞彼群情光
成季之高勲表臧孫之後嗣伏望皇帝陛下信敷九
有仁覆萬方當惟新革故之時思就俗理人之道克
全修偃早委節旄俾其戶戶披雲皆瞻白日人人棄
管盡觀青天覃四時不宰之功救五郡倒懸之苦則
豈獨自夷及夏咸知煦嫗之恩誠亦在存與亡俱荷
生成之施初師範父敬武本青州無隸人少爲牙將
會安師儒乾符中爲帥遣平賊有功尤寵之及巢寇

犯長安逐師儒自為留後時朝廷多故因授正命累
加至簡較司空平章事去年徵武卒三軍以師範為
留後表請旌節朝廷不允制以前陳許節度使崔安
潛為帥棗州刺史張蟾迎之師範遣將盧弘攻蟾弘
復叛回軍以攻青州師範雖年小多智數乃遣人重
賂迎弘請避賢路乞守先人墳墓全首領而已弘然
之既入師範伏壯士搯而殺焉安潛乃歸闕如此二
年朝廷未降節鉞至是以恒山表薦為名乃加是命
景福二年正月鳳翔李茂貞奏以興元知軍府事李
維密率本軍越授梓州從之初梓州顧彥暉兄彥朗

以大順初卒三軍以彥暉為留後茂貞表薦遂加正
命及降旌節為興元楊守亮所滯後茂貞敗守亮收
復興元曾有表請再降東川制命詞曰臣聞鏤鼎書
旂必歸於勳德分茅建秩允屬於賢良明朝無濫賞
之文聖代絕且侯之論其有功標峴首業著燕然殊
恩尋降於虎符睿渥已頒於龍節旋遇蛇蟠劍棧棘
植銅梁遮日月之迴光阻山河而倒浪今則初開九
折漸涸長鯨宐宣既往之恩合舉已行之命臣熟稽
通論方敢上聞儻無棄於瞽言庶有裨於玄鑒臣伏
見東川節度使顧彥暉門傳將畧代襲軍功佩董卓

之雙韃然繇基之一鏃南金鍊質經大冶而彌堅東
箭推心遇繁霜而轉勁伏自頃歲蚊雷聚響蟾斧稱
威風搖而海嶽將傾火烘而薰蘭不辨顧彥暉與亡
兄彥朗提戈雁塞奮臂龍沙同驅鞬勒之師入奉紀
綱之僕青黃杵下辛勤果建於勳庸赤白囊中動靜
罔違於禁制伏以先皇帝鑿旌反正鳳輦初安爰置
酒以論功遂圖儀而表德顧彥暉亡兄彥朗繇是榮
頒劍履顯誓山河飾金之象猶新垂露之文未滅豈
謂憂時積疹奉國勞神三秋而大樹忽凋半夜而將
星潛殞是致人皆罷市里為輟春淚碑雖沒於蒿萊

畫象但喧於簫鼓顧彥暉以三軍擁路百姓排關感
羊祜之遺心請馮君之繼踵伏自暫持紀律權總貔
貅謝玄用才雖履屐而有任句踐撫士從觴豆而皆
均伏蒙皇帝陛下俯念羣情仍憐異政降旌幢而示
寵宣雨露以酌功風行而天下皆聞日昭而人間竝
見不謂綿州刺史楊守寬鴟張要路蟻聚通津擅抑
芝泥強留瑞節召兵戈於武定阻琛費於褒梁大肆
虔劉將營統制臣與邠州節度使王行瑜同興義旅
共伐奸謀一揮而梟鵬離巢再戰而猿猱失木既通
劍路尋達乃州顧彥暉屢捧詔書曾頒旌鉞非是剪

桐之戲已承裂地之封濡涵而難滯舊恩錫賚而願
加新節猶希進秩用表優賢臣謬竊臨戎嘗思舉善
敢覩先茅之賞庶遵連茹之文時朝廷遂命使再降
旌節皆茂貞保薦之力也是月彥暉與西川王建平
田疆理相失遂戰鬪不絕既乞援茂貞乃以兵赴焉
三月制以捧日都頭陳珮爲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
度使扈蹕都頭曹誠爲黔州刺史黔中節度使權德
都頭李鋌爲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
惟晟爲江陵尹荆南節度使竝加特進同平章事各
令赴鎮竝落軍權時朝議以李茂貞傲侮王命武臣
難制欲用杜讓能及親王典禁兵故罷五將之權兼
以平章事悅其心

六月制以鳳翔隴州節度使簡較太尉中書令鳳翔
尹上柱國岐王食邑四千五百戶李茂貞爲興元尹
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月詔雷州司戶叅軍杜讓能賜自盡於臨臯驛初
讓能爲太尉與李茂貞不協景德初楊守亮爲茂貞
所敗以朝廷欲割果閬州姑息之茂貞怒陳言讓能
曰宰弼外鎮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燮理之
功宇宙將傾向假扶持之力卽萬靈舒慘四海安危

盡繫朝綱咸繇廟筭既爲重任方屬元臣况國步多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丘當時萬戶千門霜凝白骨大厦傾欹而未已沉疴綿息以無餘皆曰非賢臣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令公捨築入夢投竿爲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闕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決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難西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據巴賓爲萬窟恣豺狼干梁漢致十年荆棘果聞敗衄尋挫兇狂旣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邠州見爲阻隔綱運方舉問罪師徒忽朝廷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闕之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紊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且包羞於馬牛儻謂奇謀信爲獨見伏慮明公賞逆黨無君之子憤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奸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剽割全通於內地雖知淵與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羣情頗是誼騰衆口未敢便陳章表明述是非伏冀明知特加密示用祛疑惑精決指歸時讓能抗答之茂貞繇是轉怒焉後以茂貞跋扈旣甚帝謂讓能曰春秋之意將而必誅安有旬服之屬

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誰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織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之怒而熟計之昔漢文以吳濞不朝賜之几杖正爲此也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斯乃賈生慟哭之秋也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朕不欲孱孱守活坐取凌削因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時以嗣潭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卽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因上言曰陛下憤藩臣倔強必欲彊幹弱枝以隆王室則請宣召中外大臣與臣同心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宐獨任微臣也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均休共戚勿以此爲辭爾讓能曰臣待罪台司所未乞骸者思有以報陛下也安敢愛身以避事况陛下之志憲宗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辜不足以弭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及禁兵將出檢人奸黨咸聲言此之舉也非朝廷之謀讓能報私怨也王師旣敗茂貞向闕帝御樓斬軍容使西門重遂斬樞密使李周童以狗茂貞茂貞進兵臨臯驛抗表

曰無辜加罪杜讓能之始謀也非中使之罪請殺讓能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今獨有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雷州司戶叅軍仍詔送茂貞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如此往來者竟遣中使害讓能於驛內

十二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行瑜賜號尚父賜鐵券

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逼京師諸王率禁兵奉車駕將幸太原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充奉表請蹕駐華州乃詔曰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忠貫雪霜義堅金石十陳章表備竭憂國之誠一詣行宮愈驗愛君之志况華州城壘牢固糧儲贍豐兵士又免遠行車輿且絕他慮時詔下之後信宿而至華以華之公署爲行宮

八月又付韓建詔曰卿武抱七德瑞應四靈挺生德門佐我不祚綵衣就養深知百行之原布被奉家不以三公之貴朕聞卿高節獎卿崇勳遷幸已來社稷是託卿宐每關朝政莫惜揣摩旣位列大臣亦不爲越分至於道路警候晨夜隄防皆佇良籌用致高枕

無令奔軼以慰焦勞諸道節度使知卿至忠服膺威
望卿宐各移書檄告以安危使有兵者陳勤王赴難
之謀豐財者展急病上供之効合成忠孝同濟艱難
啓我中興允屬上將山河爲誓不在他人初帝在宮
平以人情阻撓召建議之建即至跣露首罪言發涕
流帝亦爲之色動竟未知其心也及入華公卿近侍
皆與建膠固不敢專行制令故下詔使建揣摩時政
得失及告諭藩鎮時建乃上言云昔先皇帝幸蜀都
之日陳敬瑄守鎮錦城過恃寵私多所參預所以遠
方觀聽物論誼然臣豈敢違彼覆車同其濫吹至於
隄防道路拱衛乘輿夙夜在心是臣之職

四年三月丙子制賜韓建資忠靖國功臣封昌黎郡
王五月乙亥以建八表讓昌黎郡王詔曰卿始以勤
儉鎮關輔爲列嶽準繩近以忠赤扈和鑿立大朝綱
紀誠欲備盡豐省中規下有慰於孝思上無累於供
億創行廟之功也群后在廷盛典咸舉復累朝之廢
墜崇萬代之本根建儲宮之効也而又請散兵甲大
斥奸邪忠言屢聞成績可數以身許國其心動天雖
仲尼與微管之言漢祖有必勃之謂方用經濟殊曰
寂寥永言茂恩詎非異數但念成人之美君子所先

執德不回格言斯尙是用寢美號重封之澤就諫光
崇讓之規足以警勵貪夫教化疲俗已議依允允切
歎嘉

九月癸酉詔以太子太師盧知猷撰韓建德政碑文
前戶部侍郎司空圖爲頌建累表堅讓從之初是歲
春華人表請爲建立碑時建上第三表讓至是知猷
與圖詞成帝令琢其二碑建又面奏堅乞寢勅其碑
竟不立

十月癸卯制韓建兼輔國軍節度使長春宮使初李
瑋領同州瑋茂貞之養子也時帝自播遷已來怒茂
貞未已將遣宰臣孫偓理駕下軍及率諸鎮討之韓
建累諫故未果行瑋知之故逃鳳翔至是命建兼之
時建亦陳讓詔曰卿才本濟時道惟師古致君不期
於辱市憂國每至於忘家自朕薄待近關倏踰週歲
備見忠勤之効莫非傾盡之心允謂良臣宥膺重寄
會同州元戎失職軍旅不安况接行朝尤思得帥是
用資爾兼領鎮乎危邦眞疲瘵之漸蘇而煙塵之微
警何乃遽陳章表過有撝冲方藉當仁豈宐多讓固
難依允無至再三尋遣供奉官祁彥祥宣賜旌節官
告至建理所尋授焉建已兼判京兆尹有跋扈之志

而致瑋之去鎮人亦意建所搖動也

光化元年九月戊辰制加韓建守太傅兼中書令與德尹潁川郡王并賜鐵券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十月丁酉改封潁川郡王韓建為許國公又賜鐵券是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三軍立其子副大使絳威知兵馬事尋賜之節鉞

天復三年五月辛丑下制以兩收宮闕扶危保國功臣鳳翔隴右兼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涇原渭武等州觀察營田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兼侍中鳳翔尹李茂貞可簡較太師守中書令茂貞自天復初反正之後朝廷多故盡并河西四鎮及秦隴四州山南八府父子兄弟方牧十餘人朝廷姑息不暇遂加尚書令進封岐王至是失勢以朱全忠官纔至中書令心不自安乃累上表乞罷尚書令有詔允之改授太師

後唐莊宗天祐十八年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鎰文禮請旄節於帝帝曰文禮之罪期于不赦適當斬首以謝冤寃詎敢邀于旄節賓友曰王氏之冤實繇文禮方事之殷且須舍垢不欲與人生事但假之以五命徐為後圖帝不得已從之四月乃遣上介盧

質承制授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

文禮既殺王鎔父子舉族灰滅鎔子

及其妻朱氏以通梁人尋間道告於梁曰王氏喪於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張友順所請因為留後於渾城視事以俟上疏兼要節旄尋亦奉牋勸進莊宗姑示含容而可其請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制扶天輔國劾佐功臣天策上

將軍武安等軍節度湖南鄂岳等道管內觀察處置

兼三司水陸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尙

書令潭州大都督府長史使持節都督鄂州諸軍事

守鄂州刺史上柱國楚王食邑一萬七千戶食實封

一千五百戶馬殷可簡較太師守尙書令餘竝如故

天策上將軍之號舊無此官名偽梁時馬殷驕僭求尙書令偽梁以唐太宗為此官歷朝不置今既革命

隨請與之殷又以太宗為天策上將遣紀綱求之梁宣於制冊內又加軍字馬殷以謬論請數四且云人

臣舊無此號將來更處何官梁人不聽殷黽勉不能辭至今為號也

十月壬子制叶盟輔國功臣靜江軍節度使使桂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師兼中書

令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上柱國扶風郡

王食邑六千戶馬賓可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

戶制云爾已各尊四輔位冠三師既無品秩陞遷准以并田增益此要語也各器假人及此賈諡所以

長嘆息者無如之何

二年四月兖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房知溫奏盧

臺屯兵殺冀州刺史招討副使烏震初詔震代知溫

帥鎮知溫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
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軍隔河按兵不動知溫懼
其不濟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逐其亂軍以奏朝廷
姑息知溫下詔鄴盡殺軍兵家口老幼數萬清淇為
之變色尋詔遣知溫就便之鎮以安反側

十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稱賀

殺逆黨帝却賜彥威箭一對傳箭者蕃家之符信也起兵令眾即傳之今霍

彥威以蕃將為人臣下而傳箭於君上不典之甚也

四年七月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高從誨遣都押衙劉

謙已進贖罪銀三千兩從誨父季興自偽梁時為荆帥據有其地莊宗平中原季

興懼自請入覲復令歸鎮及帝嗣位季興表請峽內諸州仍舊圖隸屬朝議纔允季興即謀彊取時魏王繼岌平兩川舟運奇貨數艘下峽為季興所掠繕城自守帝命襄帥劉訓率師討之遇水退季興臣於楊溥受偽爵命洎季興死從誨歸國謙已至帝御中與殿陳荆州之貢於庭顧謂侍臣曰父子罪不相及季興負恩歿身於地從誨悔禍乃心本朝予以恩信待人有何不可安重誨拜而言曰陛下以德和人不俟舞干革心從化臣等敢賀

長興九年正月荆南奏峽州刺史高季雍歸州刺史孫文乞且依舊任從之

四月河中楊彥溫叛遣殿直都知范氲押金鞍轡馬金帶散馬衣一襲及絳州刺史官告勅牒往河中賜

彥溫

十二月戊午制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亡父扶天輔國
翊佐功臣荆南節度歸峽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
儀同三司簡較太尉尚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
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五百戶高季興可贈太尉從誨
母趙國夫人朱氏可贈吳國夫人

二年正月勅故保邦崇德忠略康濟功臣天策上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上柱國楚王食邑
一萬八千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馬殷品位俱高封
崇已極無官可贈宐賜諡兼神道碑文仍以王禮葬
是月靜江軍節度馬寘卒廢朝贈尚書令寘楚王殷
之弟也

三年五月東川董璋爲孟知祥所殺樞密使范延光
等奏曰荆南所奏兩川事宐雖未有興元奏報此事
的不憑虛臣等料孟知祥若兼有兩川雖除心腹之
患然其軍衆皆吾將士寧不思歸知祥縱若專制劍
南仍憂此輩謀變料其籌筭必欲外恃朝廷形勢以
制諸軍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携彼亦無繇革面帝
曰知祥予故人也以賊臣間謀致茲阻隔撫吾故人
何屈意之有卽令供奉官李環使西川賜知祥詔曰
省洋州及興元奏探聞得董璋把截劍門關路不通

利州與西川往來兼稱董璋自領徒黨侵逼西川管界西川已出兵士禦備其利州人情不安未知兩川的實音耗等事朕聞天惟福善神必禍淫玄鑒昭然冥符定矣故積功累仁者無所不濟窮兵黷武者未或不亡是以齊國尊周終全霸業吳王伐越自取喪亡畧驗古今足分成敗卿時推間傑世仰全才知治亂於未萌測安危於未兆首叅締構再復宗祧英謀迥掩於耿吳茂業遐超於申甫論功爲最錫壤居先自居守於北門往鎮臨於西蜀安民有術撫衆多恩方靜治于龜城期永扶于鳳闕董璋比庸朝寄薦領戎旃曾無犬馬之勞但縱豺狼之性頃歲潛懷逆節密設奸機志欲兼并懇謀間諜始奏卿之得失知朕不容後說朝廷之短長圖卿相信只憑詭詐便欲侵吞欲西犯於蜀川遂東窺於閬郡不煩覲縷可驗包藏亂嘗之罪惡旣彰伐叛之刑書難赦朕乃聽求良帥殄滅兇渠此際尋委卿兼都川行營供饋應接使方倚仗於戚藩俄阻艱於寇境路岐雖隔情好如初中間令進奏官蘇愿及進奉軍將杜紹本等相次歸還令傳詔旨想其到彼備達予懷卿初敵多方折衝有備雖深嫉惡猶示睦隣尚抑驍雄觀其曩隙而董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始息三
璋果然顛蹶盡露奸邪初控扼於劍門遽侵豎於錦
里爲臣若此滅族非遙卿可嚴誠師徒妙絕籌畫披
茲良便速殄元兇朕亦尋遣軍前徑臨境上爲卿精
角扼賊咽喉佇掃蕩於氛霾復流通於信使當享異
渥式獎殊功卿宜慎固遠圖秉扶大節保君臣之重
義成家世之美名况卿骨肉至多丘園在此自來存
問竝得安全可表朕之倚卿所冀卿之爲朕佇觀英
斷定集大勲豈惟只委於節旄長居貴盛兼俟別頒
於綸綍更廣封崇奸醜自分始終可鑒其爲眷注無
忘寐興今遣卿外甥李環齎詔慰諭想當知悉

九月乙未供奉官李環白西川使迴進呈西川節度
孟知祥表三封并信物先賜金盤盞注子紗羅孟子
等又奏福慶長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兩川因

環而通也

環太祖弟忻州刺史克寧子也克寧事見
莊宗實錄克寧妻孟氏知祥之妹克寧既

誅歸孟氏時隨知祥在蜀朝廷既聞知祥殺董璋收
復東川無人通信乃令李環省母因齎詔慰諭環具
陳朝廷相厚之意知祥復稱
藩如初自此驕倨不法矣甲辰先遣供奉官陳延

矩往遂合等州值董璋叛隔在西川至是延矩李環
同來齎到孟知祥表三道一謝昭雪請酬獎破董璋
立功將較趙季良等五人乞加節鉞一部內刺史令
錄官員乞許行墨制乙巳遣閣門使劉思政充西川

宣諭使與知祥詔曰省所奏東川董璋爰自爲隣從初不睦嘗厚誣於表疏每深間於朝廷欲竊兵權來併土宇忽去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士至五月一日驟入漢州尋差馬步都指揮使兼知武信軍節度留後李仁罕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知鄴衙內都指揮使兼知昭武軍留後李肇等各於界分警備又令副使權知武泰軍節度留後趙季良在府巡守其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保寧軍節度留後趙廷隱先次部領兵士三萬人出次新都鄉自統領衙隊二萬人騎繼進至三日交戰

殺敗董璋斬首萬餘級執八千人擒賊將較八千餘員甲馬七百匹收衣甲器械十萬事其董璋與男光嗣四日巳時走入東川前陵州刺史王暉斬璋父子首級來獻軍門尋收下東川城又奏今夏方議賞功其文武將吏等衆意難違巳取六月十一日權兼東川指揮公事具悉朕以董璋位列山河名兼將相全昧輸忠事主以禮睦隣輒恣兇狂擬謀吞噬譖卿則妄呈章奏誑朕則欲竊兵權奸計未成賊機尋露旣無間於構惑唯有志以攻侵卿雖認包藏久從含忍但務戢兵而靜治只期應敵以禦衝俟落穀中卽加

剪撲若君度外且示協和而董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蟻聚蜂屯鳴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及卿密運戎機大張軍勢劔戟川排而亘野旌旗雲布以蔽天鵝鶴纔交豺狼已殄棄甲者追擒旣盡殺羅者剝戮無遺尋迫元兇遁歸孤壘不暇守陴而慟哭便當傳首以迎降惡蔓頓除禍胎全拔永肅潼江之波浪盡收鄴道之封疆不有賢良誰分憂寄儻非英特孰靜方隅紀功而煥耀旂嘗載德而輝華簡冊捷音初至慶快良深嘉歎之餘旌疇是切况聞衆懇已請兼權實契朕

懷卽加真命其爲睠矚無忘寐興其立功將較權兼留務李仁罕張知鄴李肇趙季良已下咸著忠良亦須正授續行渥澤相次獎酬想宐知悉又詔曰朕猥以眇躬纘承丕構賴忠良之共理眞寰宇之永康矧念元勳早聯懿戚永保君臣之分足論終始之心卿出應貞期生符間氣洞曉圮橋之兵畧玄通渭水之戎韜重整漢儀首叅大計再隆周道迥立殊功實有令名載於良史是膺朝獎繼領藩宣外則覃聲教於百蠻內則効忠勤於雙闕交脩職貢備竭臣誠方表率於諸侯永維持於景運不謂董璋夙懷蠱毒潛貯

狼貪擬吞并於仁封詐傾輸於直節密飛章奏累述
事機或敘卿之短長或報卿之動靜無非鬪激每欲
攻侵朝廷貴要協和久從隱忍表文具在事狀甚明
及知不納其讒邪乃去反陳於離間仍於隣道頓起
釁端只憑誑惑之詞便縱窺覷之暴既干紀律須舉
憲章爰命帥臣共平寇孽此際遂委卿兼東川行營
供饋應接使如斯倚注豈有猜嫌渥澤方行使車將
發旋屬道塗之阻塞復當邊境之沸騰繇是去意莫
通來音亦絕偶致關防之多事久聞分野之延災蓋
以朕至德未孚純風未洽每自責躬罪已敢忘肝食

宵衣况卿動稟箴規深懷鑒識從初料其操守豈敢
徇彼狂迷只應屢中巧言偶生疑論遂且徐觀其向
背終圖自別於妍媸其間但務訓兵止期應敵遐想
勤王之力詎移許國之心所以中間先令進奏官蘇
愿及進奉軍將杜紹本等相次歸還式明安慰朕又
知董璋果謀鼠竊轉恣鷓鴣張輒侵岷益之崇封俄越
梓潼之末界茲察詭計究彼初心附皮毛屑齒之歡
足明矯妄竊郡邑金湯之利可驗包藏朕乃尋遣近
臣徑齎明詔示其倚角表此招懷仍許優恩別傳密
旨果聞卿意備體予懷卽決遠圖亟回英斷擊銳旅

而既殲寇黨取危城而方勦渠魁爰効至忠克全大節盡傾衷素疊貢封章併祛往日之疑襟細述此時之戎事大朝正朔奉之不渝列鎮規程守之無易仍厚支其館穀濟隔過之王人載認恭勤益明尊獎尙未舛悞得以平持今後協和自然悠久魚水之情宛在山河之任永居足保勳榮轉期富貴至於封賞固不食言凡在繫文更宜宣力嘉歎之外注矚斯深

十月乙酉朔帝見群臣於端明殿再遣李環奉使劍南初同光末魏王繼岌平定兩川及班師留兵五千入鎮守自後安重誨潛釀兵變欲圖兩川每除授川

中刺史必以兵從小郡不下五百人以牙隊爲名先是夏魯奇所率兵三千人赴鎮遂州及董璋先留東川兵士我之精甲不下三萬人陷在蜀川孟知祥豐給厚賜將較與妻孥田宅邀其死力而趙廷隱李仁罕李肇等皆吾之將較也知祥自補授藩鎮知祥旣敗董璋兼東川亦不遣復以聞洎李環在宣詔旨知祥驕矜自恃乃上章云臣當道先隔留川中兵士乞發遣家口骨肉來入川今再遣李環與知祥詔日供奉官陳延矩回覽所奏遂闕黔夔等州自此差來所屯軍都將士等當府已厚給衣糧盡令優足其指揮

都頭各隨職次悉以安排雖因事以在川固係籍而為國但念各有家口骨肉在本管軍營居此者已有生涯在彼者寧無離戀伏乞勅見在營幕放前件將士家口入川等事具悉切自釁起梓綿災延巴蜀繇茲奸賊累我蓋臣阻渥澤以不通構猜嫌而莫解果招神感自就天誅卿有勇有謀克忠克孝雖偶遭註誤而每切推崇率師從而繼殄隣兇貢表章而尋輪臣節兼以諸方戍卒皆厚給於衣糧數道王人亦優加於供待周勤若是嘉歎良深并奏人名已係兵籍朕旣推誠而待物卿方盡瘁以事君卿安卽是朕安在彼何殊在此所謂家眷東地更乞發西行旣覽奏陳固議俞允尋命宣茲表意採彼輿言皆以久抱睽離極思團聚但以捨茲九族就彼一身雖絲蘿琴瑟之情分飛甚苦而松栢丘園之戀他棄尤難又知已有一生涯恐虞却相棄擲况聞兩川曾經戰鬪必有殺傷旣難輕議於往來兼恐不實其存沒切恐去不相見任無所依轉令兩地之困空盡致一家之沉沒聞茲哀訴又可憫懷其如口數頗多地里極遠如或正身自來般取卽應此輩不貯憂疑卿可體彼人情詳茲物理妙加籌度費叶便宜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知

祥別表兩川部內將較州縣官員緣地里遙遠一時
奏報不暇乞許臣權行墨制除補訖聞奏與知祥詔
曰據所奏以文武之將寮希尺寸之官賞請卿自稱
王爵權行制書卿以未經先奏於宸聰不欲便加於
衆意却緣熊羆之武旅懷鐵石之壯心或立功勞須
加爵賞難以具排官氏繁奏聖聰敢希顯降明文許
行墨制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
後當聞奏免憂迢遞庶從便空等事具悉卿等最親
最舊不溢不驕爰自中興夙叅佐命厯大權而不處
守高節以自全成茲令名標於信史洎摠茲千乘
彼一隅不將富貴爲心惟以邦家是念盡血誠而推
戴竭土產以貢輸每念忠良正深繫賴忽被董璋之
逼迫遽令蜀郡以携離卿雖外合元兇而內全大節
文翰每深於恭敬使臣盡厚於接延兼聞曾與議於
東川欲拜章於北闕彼旣他說此難獨行察卿此際
之誠契朕從初之料今則詔書纔降章表繼來阻推
勸之衆情高辭王爵執變通之獨見遠貢臣誠去假
號而就真封抑異端而全大計非卿不能斷此意非
朕不能悉此心載閱敷陳備詳披瀝自然可久可大
傳子傳孫長爲一面之藩維永作四方之表式其文

武將寮等或武有折衝之術文多經濟之材咸能贊
佐元戎削平大憝功勳顯著酬獎必行所請權行制
書貴從宐便雖隨方設教叶遠藩衆庶之情而引古
證今異本朝全盛之事切念道途久絕人使纔通在
朕方務於綏懷於卿固無於愛惜緬思盡節必認注
心自今已後劔南諸道應節度使刺史并州縣官軍
府文武將吏等或陞降賢愚或黜陟功過一切委卿
逐便選擇差署施行訖奏朝廷更不除人豈惟叶彼
權宐抑亦表吾委任故茲詔示想宐知悉知祥別表
又奉人將軍趙季良李仁罕趙廷隱張知鄴李肇等
五人昨有破董璋之大功臣已權補充五鎮兵馬留
後伏乞正授節旄者與知祥詔曰據所奏節度副使
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季良馬步諸軍都指揮
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左廂馬步都指
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右廂馬步都
指揮使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知鄴倚內馬步
都指揮使知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李肇等臣各已
簡署列藩委之共理伏乞特頒詔令各降真恩儻蒙
委以節旄則望付臣宣賜仍希眷澤各轉官階等事
具悉卿前鎮彼遠方迫於近患欲作婉成之計須爲

苟合之容果中含弘自貽誅戮趙季良等體卿忠孝
感卿撫綏或獻謀於帷幄之間或效勇於鼓旗之下
賴茲奮發致彼廓清今則纔剪兇徒尋輸忠節雖知
祥之通變亦季良之贊成况彼皆是重藩竝難虛位
言念數子參佐一心不惟功合獎酬兼亦材堪任使
但能致理何爽從權所委留司悉諧朕意應希渥澤
竝可允俞但緣卿自建大功未加殊寵卽俟相次便
與施行其旌節官告等更不差使頒宣亦便委卿分
付所乞墨制已從別詔處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便
令李環押賜晉國雍順長公主祭贈絹三千疋及賜
知祥玉帶等

四年二月戊午帝對西川進奉使未混於中興殿因
問知祥比日何如對訖百寮稱賀癸亥制推忠再造
致理功臣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
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簡較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上柱國清河郡開
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孟知祥可依
前簡較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西川節
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
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忠

貞佐國保大功臣四月庚午正衙命使册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為蜀王

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為綏州刺史乞正授從之

十月壬戌制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簡較司空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復簡較司空

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

定南軍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仁福

之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仁福奏乞降真命帝

聞之以彝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州安從進為夏州留

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藥彥稠等送從進赴鎮仍

降詔諭之彝超奉詔二軍擁隔未放離任從進出軍

攻之王師加討無功彝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姑息三

卷之二百七十八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 孫以敬 參閱

福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七十九

姑息第四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西川孟知祥上言給事中
韋勳賜五鎮旌節官告進銀一千五百兩緡絲一千
五百疋時知祥專制劍南動多姑息初奏李肇而下
五人分諸州為五帥請朝廷降使及韋勳至成都不

冊府元龜 帝王部

甚禮待聊以貢奉尋僭號於蜀

廢帝清泰元年五月以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岐國公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五百戶李從暉可鳳翔尹充鳳翔節度使加邑千食實百戶初帝起鳳翔帑藏匱乏從暉家獻錦袍銀帶用仗諸物以助軍實及帝將赴京師岐人叩馬頭願以從暉臨藩許之王建立乃代從暉七月條奏從暉在任所用過省錢詔蠲除之

六月詔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溫封東平王知溫始與帝嘗失意於孟盤間以白刃相恐及帝卽位知溫憂甚帝乃封王爵以寧之知溫徑赴雒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

十二月詔以故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彭城郡侯邑千戶劉建峯累贈太傅可贈太尉其妻庫狄氏贈韓國夫人建峯唐光啓中蔡賊秦宗權之黨淮南之亂與孫儒寇陷揚州儒令建峯將兵寇衡潭諸州建峯乃自爲湖南歲餘卒別將馬殷代帥其衆馬氏深德之前後屢表建峯贈官至是有此封贈

三年六月以右千牛衛將軍權知魏府事張令昭爲齊州防禦使捧聖右第二指揮使开立爲德州刺史

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爲莫州刺史先是令昭爲
鄴都屯駐捧聖都虞候逐節度使劉皓據城叛翼日
右副使邊仁嗣已下逼令奏請節旄改授將軍權知
而立及福進始與令昭同謀應太原逐延皓朝廷故
並授郡印累遣使宣諭託以諸軍虐留未能輕解其
意蓋俟太原成敗爾至是除郡又促令赴任以觀其
心

十二月以前坊州刺史劉景巖爲彰武軍節度留後
景巖故河西鄜延帥高萬全之將校累任至坊州刺
史家在延州父子豪右私家有丁夫兵仗勢傾郡邑
邑人憚其強多推服之會楊漢章帥延州無政失恭
漢之私是時有詔借括戰馬及壯丁漢章以數千人
將赴軍期兵仗鞍馬閱之于野而便成行景巖密令
人撓之言契丹在河東丁壯有去無歸衆心懼殺漢
章乃以其衆至景巖墅推爲留後朝廷不獲已而命
之
是年詔放澶州刺史馮暉屬省錢一百萬暉以犒軍
爲辭故有是命

晉高祖天福元年封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臨清王
帝建義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兵二萬屯遼州

與趙延壽倚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心不自安帝入雒尋封列土以寬反側

二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滄州節度使李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關密伏兵于野以祖之座上擒其軍較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彥和臨刑宣言曰周環儉嗇多疑嚴刑峻令暉寵率悖慢怨其約束以至飛語相間各爲防虞暉乃無疾針砭數月不出銛竹爲矛圓爲竊發預其事者暉腹心數人而已行間之卒皆受其制心雖有異敢不從之連雞不棲物之嘗理夫亂者必戮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元惡天子猶賜之信誓許爲郡守我等見殺非有罪也若朝廷之命是食前言苟將軍之令得無冤乎旣戮彥和等其徒皆以兵送赴關下初金全之將行也帝謂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乎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故折矢飛詔示之以不戮一人拔暉爲淮安守序秩次授以主其兵卿之此行無失吾信至是以彥和等當爲亂之日劫掠郡城三日所獲財貨在焉遂殺而奪之帝聞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事授以旄節

三年五月賜汴州節度使楊承祚衣一襲通犀帶靴
笏銀鞍轡馬等物又太妃皇后各有所賜帝以鄴城
將下光遠方縮兵柄故通婚好以固之所賜汴俗謂
之繫女壻

十月宣遣東上閣門副使張瓊祚押福建進來牙一
株犀三株玳瑁三十斤銀盆四口臘面茶三十斤香
藥二百斤往魏府賜楊光遠

十一月制曰王者居域中之大以天下爲家兩曜炤
臨必覃聲教二儀覆載咸有寵綏矧夫地鎮南臺心
傾北闕遙識興隆之運顯輸劫載之誠得不竝舉徽
章式旌亮節爰當吉日遂降明恩威武軍節度福建
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簡較太保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瑯邪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繼恭淮水
源長緱山系遠代襲弓裘之業家承帶礪之勳劔有
龜文乃是干星之器玉稱龍府居爲炤庶之珍當年
已得於佩刀繼世連持於瑞節紅蓮綠水幕中多倚
馬之賓貝冑犀渠帳下悉曳牛之將號令而秋霜肅
物撫綏而時雨隨車嶽鎮一方風行萬里而况誠專
會禹道著尊周挂旒檣而遠涉滄波貢章表而備陳
丹懇青茅畢至無虧任土之儀玉帛咸來悉是充庭

之寶爾能若此朕實嘉焉是用益以井田榮之嚴冕階昇峻級爵極真王異旌奉上之心仍錫推忠之號於戲航浮梯險爾無怠於恭虔崇德報功朕敢稽於渥澤勉承休命永保令圖可特進簡較太傅福州大都督府長史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臨海郡王加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推忠奉節功臣繼恭圖閩王昶而自立故有是命

五年八月以西京留守楊光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是時光遠有功每以爲帝懼已稍干預政事帝亦從之以其子承祚尚王次子承信等皆與一官而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時桑維翰爲樞密使往往御前可否其事光遠密知心術之及范延光歸命光遠面奏維翰等擅權帝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罷其兵權光遠繇此怨望朝廷潛貯異圖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雒之人嘗如備盜尋冊守太尉時范延光致仕輦橐裝妓妾居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讐因奏延光不家汴雒而舍外藩非南走淮則北

走越宐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勳以甲士圍其第迫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光遠尋遣瓜牙請移雒下及浮橋推落水中流尸至繆家灘奏云延光自投于河朝廷頗知之以姑息不暇莫能理其事後踰歲入覲帝爲置曲宴時教坊樂官皆家在雒陽以光遠左右多縱暴取深銜之因陳戲譏光遠而光遠無慙色帝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酬獎今各與一郡赴任以榮之因命爲刺史者數人乃命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移鎮潞州遂以光遠代焉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姬媵行李至數千騎滿盈僭侈爲方嶽之最下車之後惟以刻剝爲事

少帝天福八年遣內班曹延丕押玉帶一衣一襲衣著三百疋銀器二百兩御馬二匹賜青州楊光遠是年以單州刺史楊承祚爲登州刺史其官告遣前華州節度副使周光遜送之

九年遣使詔駙馬都尉楊承祚送長安公主乳母傅姆等一十二人歸于青州示柔服也

開運二年杜重威進軍糧九萬八千石鎗一千二百

條竝在鎮州重威在鎮州日重斂多納與腹心數十輩分利而處皆爲官室會有命移鎮而公私未剖朝廷察知遣殿中監王欽祚權知鎮州軍州事降詔以和糴爲名比戶籍之欽祚性激訐好邀功利旣至真定乃痛劾掌事者盡抉摘重威一行所聚儲蓄而條奏焉重威聞之大怒表曰不知臣有何罪王欽祚封鎖臣員寮口食詞甚不遜朝廷不欲傷其意竟不區分尋追還欽祚故重威有是獻將弭其事詔賜重威茶萬斤絹萬疋充軍糧價又賜重威器帛氈帳駿鷹別賜公主衣著百疋以姑息之

漢隱帝時湖南馬希廣庶弟希萼爲朗州節度使怒希廣立不以長繇是日尋干戈相侵伐希廣希萼交訐於朝廷累降詔和解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樞密使王峻貢第三表辭解重任賜詔不允劫日峻入朝進謝恩馬三匹峻自居密地嘗恃舊恩以國政爲已任帝頗亦姑息之李重進鄭仁誨向訓等皆帝親舊腹心也峻潛忌之每見仁誨等在帝左右漸見進用尤所不平至是連拜三章求解樞務帝累遣中使就第宣諭每對使者辭氣益厲又發諸道節將書祈請保證旬日之間諸藩皆

遣驛執奏進納峻書帝驚駭久之又遣近臣召令視事稠疊慰勉兼宣云若卿尙未入朝朕當親自迎請峻得宣諭殊未回意且言車駕若來應是致臣於不測之禍也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情通乃詔觀諭意令至峻第觀回奏曰峻意解矣望陛下聲言駕幸但嚴駕以待之峻聞車駕將至卽馳至帝颺勉從之峻果入朝謁見於便殿帝慰勞久之卽令視事其要君無禮也如此

十二月戊申以左千牛衛將軍歐弘練爲嘉州刺史京兆少尹張仲荀爲渝州刺史竝放歸本道弘練仲荀皆故湖南馬希範之牙將也弘練以進奉入朝值本鎮亂歸計阻絕仲荀本邸官馬氏旣亡朝廷以環衛二尹授之至是劉言與弘練等書言已爲故府攘除寇盜權主山河都無舊人同議藩任已具聞奏請速旋歸故有是命

是月丙戌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上表曰臣聞域中至大須歸正統之君海內稱尊合奉真明之主事旣緣其道阻機且務於從權關河之信使不通戎鎮之賤章未達寔爲睽越罪屬稽留臣前年以馬氏弟兄交相魚肉是希崇之失禦致邊鎬之侵疆當道節度

使馬光惠早副群情方施庶政遽多耽惑將亂紀綱
三軍商量乃行廢黜臣繆居上將忽被衆推尋且奉
表東吳所冀且安西土不謂湖南節度使邊鎬多行
間諜嘗畜陰謀致半年未降於新恩而中使遽來於
急詔而又縱橫肆意說誘五溪暗行文書廣齎金帛
將謀會合欲舉攻狀臣請節度副使王進達行軍司
馬何敬真別差指揮使周行逢朱全琇張傲等慮其
姦計恐致危亡乃舉兵師去平兇寇自十月三日水
陸發兵順水至五日收下沉江九日又下益陽十四
日克復湖南越池邊鎬見其危迫陸路奔逃見發奇
兵掩後追逐料行狼狽必恐收擒臣素昧兵鈴曾無
將畧幸處軍中之長叨司閫外之權念臣節以徒堅
望堯階而尙覓旣復瀟湘之土宇永依日月之炤臨
幸成破竹之功敢慢傾葵之懇且馳單介徑達皇都
謹差節度押牙張崇嗣奉表以聞是年十月丙言收湖
湘尋差人上章至荆南高保融留之自先奏其事言
聞其未達乃復令張崇嗣奉表兼別具奏狀縷述其
事曰當道去年以湖南馬希萼弟兄傷寒家國陵夷
淮南差邊鎬潛入長沙便爲據守扶風一族楚水萬
家竝押送東吳固無留者當道有兵士二千來衆亦

被括將累乞放迴意未允許今春前節度使馬光惠
耽荒稍甚僭侈非嘗三軍商量乃行廢黜臣以位居
蓬貳衆意推崇辭讓旣難藩方無主此際以馬光惠
早歸東國累降頒宣臣等例奉甄昇未遑迴變方思
迷職隣道可明不謂湖南頻行間鬪彼衆將行討伐
當軍須舉兵師真先定於熊湘復歸明於象闕東吳
早以臣權知戎閩未降明恩尋有急徵竝令歸國其
邊鎬唯懷詭詐多畜姦謀况五溪八州是武陵管屬
邊鎬暗齎金帛密與鈎連計料加兵欲謀攻逼於界
首益陽縣下砦聚食屯師自謂士卒精強壕塹牢固
當道節度副使王進達行軍司馬何敬真指揮使周
行逢朱全琇蒲公益等去十月三日部署大齊雲截
波魚龍戰棹等三百餘艘計三萬人竝陸路指揮使
張做董從德等押馬步兵士二萬餘人同日進發五
日收下沅江縣獲賊都監劉承遇其賊將李師德等
五百餘人竝東甲歸降至九日到益陽寨賊衆一萬
餘人堅守抵扞攻擊自辰至未其砦自潰殺戮八千
餘人捉得都指揮使夏昌活擒八百餘人至十一月
橋口湘陰數處相次歸降至十三日當軍水陸俱上
經長沙城下邊鎬見其兵勢不敢拒張當夜取東路

奔逃至十四日進達敬真差發五千餘人追襲除錦
先次奔竄外掩殺賊衆五百餘人卽日進達敬真入
湖南城安撫軍民訖其東吳岳州刺史宋德權尚倚
孤壘亦聚強兵探知搬下舟船亦無鬪志十月十八
日差指揮使蒲公益押戰船五十隻兵士三千人到
岳州城下其宋德權卽時蕪城而竄便令蒲公益權
主岳州招撫生聚其潭州上江諸郡邑見差守宰撫
安次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朗
州帝從之詔昇朗州爲都督府在潭州之上

三年正月丙辰制武平軍節度留後簡較太尉彭城
郡侯食邑一千戶劉言可簡較太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
兼三司水陸發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
公邑一千戶實封三百戶賜推誠定難忠義功臣又
以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簡較太傅新
泰縣子邑五百戶王進達可簡較太尉潭州刺史充
武平軍節度使改郡侯加邑五百戶賜協謀宣力功
臣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簡
較太傅廬江縣子邑五百戶何敬真可檢校太尉行
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進封侯加邑五百戶賜協

謀宣力功臣皆劉言之請也又以張做領眉州刺史
充武平軍節度副使朱元琇領黃州刺史充靜江軍
節度副使宇文瓊領海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副使
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做
以下皆劉言同起之將較也言又遣崇嗣入朝知進
奏院賜靴衫銀帶又賜劉言詔曰卿卓立功勳明彰
臣節復馬氏所亡之地安楚人仍舊之邦一境土疆
方資節制大朝藩屏殊切倚毗凡於錫賜之恩皆獎
削平之効惟卿敏達知朕睠懷今賜卿舊屬湖南在
京及諸處莊宅樓店邸務舍屋等又以簡較太保屯
衛將軍楊琛簡較校太傅領涪州刺史武平軍節度
行軍司馬從劉言奏也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姑息四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載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共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八十

失政 濫賞

失政

粵若居大寶之位守富有之業莫不議道自己制法
於民政令繇我而行風教從我而立億兆繫於舒慘
宗社屬於安危本或先顛道之斯廢若乃驕非期而

自至欲敗度以攸縱喻于五音也官亂則荒著於六籍也禮失則奢德之下衰天或是厭唐虞以前禮俗樸素詩書之簡策無越厥猷夏商而降物儀明備役志于享衮職或闕故有徵求徃訓以著乎深戒敷陳前說以志其失德及乎小雅興刺近臣獻規所以交修彌縫之深切者也

夏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亡

孔甲立性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叛之桀不務德而虐傷百姓百姓不堪乃召湯而囚之夏

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也

商太甲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西伯昌鬼候邢候為三公鬼候有女入之紂鬼候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鬼候邢候爭之并脯之西伯聞之竊歎崇候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姜里既而釋之

周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桀夷公以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

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相與

襲厲王出奔於彘彘晉地漢縣屬河東

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宣王

既亡南國之師敗于姜戎時所亡也乃料民於太原料數也仲山

甫諫曰民不可料也王弗聽

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曰石父為人佞

乃善諛好利而王用之

桓王失于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諛偽竝作諸侯背

叛搆怨連禍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

僖王自即位以來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

室崇峻奢侈故孔子譏焉

惠王即位奪其大臣薦國之田以為圃大夫邊伯等

五人作亂五人者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蹇也

靈王二十五年穀維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不聽卒壅之亂於是始

漢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于音樂以中書令石

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

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成帝耽于酒色飛鷲亂內外家擅朝

哀帝即位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

中衰當再受命今宜改元易號乃以建平三年為太
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又大司馬董賢見幸武庫禁兵尚方珍寶選物上第
盡在董氏乘輿乃其副也

後漢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佞邪
始進闈宦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
姦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
殆危

桓帝惡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為亂與中嘗侍單超
等五人共謀誅之於是封超等為五侯五侯暴恣日

甚毒流天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名惡少府李膺等
竝為闈人所譖誣為黨人下獄死

又云桓帝封殖宦
豎群妖滿側諸姦

彌興賢良被辜政
荒民散亡徵漸積

靈帝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宮殿發太原河東豫章
材木黃門嘗侍斷截州郡送材文石掌主吏譴呼不
中度賣之貴戚因緣賤買十倍入官其貴戚所入者
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調發刺史二
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錢大郡至二千百詔所徵皆
令西園騶密約初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財賂天
下騷動起為盜賊矣

一云靈帝不恤宗緒不祗天命
爵服橫流官以賂成自公侯卿

士降于皂隸百官下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元忠被黜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困窮忠良擯于下位遂至姦邪蜂起法防隳廢夷狄竝侵盜賊方驚小者帶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矣

魏明帝於芳林園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嘗遊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書可

晉武帝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術耽遊宴寵愛后黨臣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大

行矣

又云武帝平孫皓納吳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婦人之封失國亂政追贈外曾祖母違古之道凡此非事並見前書誠有玷

惠帝在位政出群下紀綱大壞貨賄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絕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孝武帝初耽酒色末年始爲長夜之飲醒日既少多居內殿留連於盤樽之間時張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閭內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傳位與皇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居三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章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

后十二月行幸維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竝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日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于道二年正月造二辰畫日月象以置左右二月改制詔爲天詔勅爲天勅三月詔天臺侍御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雲衣以雜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是月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共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帝自禪位之後彌服驕奢耽酣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門官奏之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位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殿各隨方色群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旣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嘗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竝令去之又不可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祖官稱名位謂上及大者改爲長又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惟官人得焉又恐群臣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嘗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抄錄少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

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官人內職亦如之又令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隋高帝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旣喜怒不嘗不復依準科律時越國公楊素素被委任素又稟性高傲公卿股栗不敢參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平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羶上糝蒲旋以白帝帝怒曰主客令不灑掃庭內掌固以私戲汙敗官羶罪狀何以加此者令西市捧殺榜箠陳延殆至於死

煬帝大業末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息惡聞政事冤屈不治奏請罕決

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乾封元年正月己巳封泰山庚午禪於社首以皇后武氏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上元二年三月帝風疹不能聽朝政事皆決於皇后自誅上官儀之後帝每視朝皇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爲二聖帝欲下詔令皇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

中宗神龍初立妃韋氏爲后時昭容上官氏嘗勸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喪服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而免役改易制度以

收時望制皆許之又左右內職時許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幸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爲狎遊祈共賞拔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爲援因得幸於韋后潛入宮中謀之乃挾百官上帝尊號爲應天皇帝韋后爲順天皇后三年九月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是月改元景龍三思之入用事敬暉王同皎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韋后景龍三年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發壇亞獻左僕射舒國公章巨源爲終獻皇后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下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安城公主以非后所生請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常自草制勅掩其文而請帝畫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尙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墨勅斜封授官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

玄宗天寶四載册太真妃楊氏爲貴妃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請爲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遂命楊雲已下竝約爲兄弟十一載十一月以貴妃從祖兄御史大夫國忠爲右相十三載正月祿山謁於華清宮

請為閑廐三十群牧等都使又請知總監事帝筋脈
 馬皆陰令擇之三月人從范陽來言反者帝必大怒至
 送與之十四載十一月祿山果叛三稱奉命以兵討
 逆人楊國忠是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
 起朝廷恟懼十二月祿山渡河遂入陳留郡又入東

京十五載六月潼關不守帝乃幸蜀

憲宗元和末謂宰臣曰朕讀玄

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後稍似懈
 倦開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羣對曰玄宗久歷民
 間身經屯難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
 姚崇宋璟蘇頌盧懷慎等守正之輔孜孜獻納故致
 治平及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端士而近小人
 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耳目獲上意終之
 以國忠故

肅宗至德二年六月將軍王玄榮殺本縣令杜徽罪
 合死帝以其能脩守備之器特放逸令於河東承天
 軍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上封事執之百寮咸與至同
 帝以寇逆未平藉其殊藝竟赦之

德宗建中三年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括率富商
 錢以給軍京兆少尹督責頗峻長安尉荷較乘車搜
 人財貨意其不實即行榜箠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
 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長安為之罷市又令神
 策軍使白志貞募致禁軍皆以京城沽販之徒充之
 具問其人皆在帝廛及涇師犯關詔神策軍拒賊無

一人至者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有司準禮將伐鼓於大社不許太嘗卿董晉奏曰伐鼓于社所以責羣陰助陽光可特宣詔旨以合經義寢不報

十六年六月令三司使推鞠永州刺史楊履時觀察使呂渭奏履犯賊履又表自言當州營備錢物上獻爲上使所鞠案因令中使王文湊就州取履至京師三司使訊其所妄破用履云市馬進訖及訊其馬於何人處買及價值齒歲履答狀馬主東西南北貴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馬齒歲案禮經齒路馬者當誅今不敢言其他狀款多如此類帝悅其進奉之言不責也但令免官而已

十八年七月嘉王諮議高弘本正衙奏事自理逋債詔曰朕方勵精庶政博求嘉言比者百官正衙奏事至有多時者公卿庶僚屬當寒暑爲弊亦深在於朕懷豈謂今日自今勿正衙奏事如陳奏者宜延英門請對正衙奏事不易之典也武德貞觀之間孜孜論道君臣講陳政事謁見無時不容疎矣其後正朝奏御凡在列位無不上達高弘本贖禮罪之可也因人而廢其事不可也

帝自貞元八年既實參十年陸贄免相之後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

失政

卷之二

十

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宰御史皆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召李實韋執諛韋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姦欺多諂甚傷國體召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聲勢以趨趨嚮者帝既偏有所聽浮薄者卒皆進用不復藏器蘊德皆奔走請謁列蹄其辭以附渠牟

憲宗元和十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程异同平章事竝依前判使是時帝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誚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帝怒而不聽度上疏論之是時帝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异縛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度疏以爲朋黨竟不省覽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丙子卽位三月甲寅始對宰臣等於延英殿戊辰百寮入閣日絕高未坐帝卽位以來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群臣候立紫宸門外有不在其久幾欲頓蹄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又益晚今不能迴上意是渤之罪請出閣赴金吾仗待罪有頃旣坐百官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帝前進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卽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臥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

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
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卽
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
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
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進止栖楚捧
首而起因更陳論搯額見血帝爲之動容以袖連揮
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卽碎首而死中書侍郎
牛僧孺復宣示栖楚曰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栖楚卽
拜舞而出待罪於金吾仗然後宰臣更贊其事於帝
前命中人就仗宣諭并李渤並令各且歸第

寶曆元年七月拾遺李漢舒元稹薛廷老於閣內論
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內中宣出臣恐
紀綱寢壞姦邪恣行伏希察詳帝然之是歲詔度支
進銅鏡三千斤金薄十萬番修精思院新殿及歸德
殿圖障帝性本好土木自春至冬興作相繼嘗幸凝
碧池令兵士千餘人於池中取大魚送入新池又好
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夜

文宗開成元年三月皇城留守郭畋奏以城內諸司
所管羽儀法物內鎗刀利器等納入軍器使如本司
要立仗行事請給儀刀從之凡朝廷法物各有司存

而以訓注之禍懼內官猜阻而輕廢舊典上位者不能持正論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與德源皆爲寵伶周匝所薦帝因許除郡樞密院郭崇韜以爲不可伶官言之者衆帝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除郡經年未行我慙見二人卿當厲意從之故有是命

十一月癸卯帝畋於伊闕命從官拜梁祖之陵物議非之

十二月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皇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翌日皇后傳旨令學士草謝全義書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

是月以教坊使王承顏爲興州刺史末年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閹監伶官交相讒諂邦國大事皆聽其謀繇是漸多猜惑及魏博軍變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宐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路主御前有

急兵帝召宰臣於便殿皇后出宮中粧奩銀盆各二并皇子蒲哥三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宮中有者粧奩嬰孺而已可嚮之給軍革等皇恐而退

明宗天成元年九月北京奏准宣旨於係省賣麩錢上每貫割留二百文充本府公使初以朱守殷爲河南尹守殷位兼平章事與諸貴要近臣宰執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又妓侍盈室每見安重誨任圓言府司無利潤支費不充執政計無從出卽以分割麩錢議聞奏從之諸道州使因以爲例

長興三年七月邠州奏丹山縣令張浩爲新平縣令昨進奏院逋到正授告身欲給之時再問行止乃稱丹山縣令名銜是亡兄承禋浩卽曾有三處攝牒恐礙格條不敢給授其告身却進納中書引驗其前告身名承禋勅旨竝令焚毀赦浩冒名之罪凡中書除官堂吏必依格條追前任名銜而將承禋爲浩僞濫顯然蓋藏其姦有此除授而又特赦冒名不罪堂吏則賄賂囊橐之弊無時能革時有田審回者論冒名得官人遂城縣令魏欽緒事下御史臺推勘欽緒案市今赦承禋而罪欽緒法令如此可謂大衰矣

濫賞

夫慶賜之行貴於至當祿秩之設戒乎虛授故才罔稱職彼已之刺興賞靡酬功不祥之說著允矣哉太宰之八柄其為御下之要也周室之後王綱或紊以至饗宥之數不協於禮文賞賚之典或私於嬖倖以官爵為市靡思於任賢行姑息之政頻加於橫賜其或以宴樂為務獎優笑之流專耳目之翫喜奇巧之技或讐其詆訐之用啓乎偷薄之源或錄其纖微之勞紊平經營之制傳曰古之善為國者賞不僭僭則懼及淫人斯可戒矣

周惠王時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皆賜玉五

穀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漢文帝時鄧通權船為黃頭郎帝尊幸之賞賜通年

萬以十數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

十五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帝於是貴平至上大

夫賜累千金

武帝即位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帝乃拜少翁為文

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之

元符元年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膠東宮人王家

言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

廼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封為樂通侯賜

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斥不用者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又韓嫣帝為

膠東王時嫣與帝學書相愛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

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成帝時淳于長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

趙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

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主猶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

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

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罷讀侍中衛尉長數白空止

徙家反故處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朕以長言下

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康是其賜

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外交諸侯公卿牧守賂遺賞賜亦象鉅萬象古累

張放襲富平侯臨子也母敬武公主元帝鴻嘉中成

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

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帝為放供帳賜甲第

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太官私官

竝供其第私官皇后賞賜以千萬數

哀帝為太子時董賢為舍人哀帝立拜為黃門郎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上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帝欲侯賢而未得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右謁祠祀呪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帝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為高安侯

後漢桓帝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俸祿王侯租稅中嘗侍侯覽亦上縑五千疋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高鄉侯

靈帝初中嘗侍曹節與長樂五府史朱瑀從官史龔普張亮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徐騰等一十七人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竇武陳蕃武等已誅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嘗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

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賽具

賽報祠也音蘇代切

賜瑀等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

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因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
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嘗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
大長秋節又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
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舊封育陽侯
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
後魏宣武時左中郎將王仲興值咸陽王之出奔也
當時上下微為駭震宣武於乾脯山遣仲興馳入金
墉城安慰後參機要殆與有功者等

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賜左右神策軍兵
士錢每人五十貫六軍威遠每人三十貫左右金吾
每人五十貫非故事也

自憲宗御宇至穆宗登祚及長慶二年十八年矣凡朔方

吳蜀泊山東西河累興問罪之師其間兵戈少息者無一歲故帝自幼細聞軍旅之事謂戎臣武卒嘗空姑息繼統之始財以恣行給資神策禁旅泊左右三軍兵健號長行者其名最末人尚獲五萬至于非時賜與不可勝紀驕橫難戢其勢已甚今又降優假之詔俾其蕃大復有工賈胥吏窺昇朝籍者厚持緡貨納于方鎮大鎮嗜利者即以大將文符給之偽其職秩年月未幾則薦聞必曰某以歲久空遷某以殊勳合獎宰臣奏擬下得王官欲望兵復于農官清其序難矣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辛卯召家令寺典

張鏐入內賜緋魚袋甲午以鏐為家令寺小吏賜緋

之後又連有是命人頗異之三月壬子帝幸內園賜

優人康赫赤金紫丁卯帝幸神策軍賜力士韓筋楛

錦綵三十疋銀器二事庚午賜教坊錢一萬貫以備
行幸樂官一十三人竝賜緋乙亥帝幸教坊賜俳優
綾絹三千五百疋十一月丁未賜教坊樂人李臻緋
并賜翊善坊宅一區時穆宗攢官已啓五日矣龍輶
動輒期在旦夕而甲第朱衣之賜迺及倡優衆皆竊
議

寶曆元年七月癸酉賜善奕待詔王倚緋及綵絹銀
器閏七月壬申賜教坊樂官任自達大寧坊宅一區
二年十一月己卯賜翰林僧惟真絹五十疋惟真以
異術出入禁署故橫及焉

文宗太和五年三月辛卯以右神策軍散兵馬使簡
較太子賓客豆盧著守本官兼殿中侍御史讎告宋
申錫謀反故也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賜樂人周匝幣帛
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于賊帝素喜優笑
每思之至是復得欣然慰接周匝敘其違奉契闊因
言偶獲全者皆僞廷教坊使陳俊之恩也垂泣保薦
請除郡守卽時許之議者憤其佞倖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庚辰賜諫議大夫蕭希甫衣段
二十疋銀器五十兩以訟豆盧革韋說之罪非賞與

也十五歲器五十兩以爲其盛華華之異典也

八月癸巳賜攝湯陰縣令王延禧主簿柳承翰等魚以帝今春赴難時經過供頓之勞也然主簿賜緋賞典太過

安重霸初爲蜀守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卽時遣使以秦城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爲關州團練使未幾名震爲左衛大將軍常懷姦佞探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內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尙有未

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爲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

晉少帝開運三年詔宋州節度使李守貞近以援送軍儲殺戮蕃賊繼聞克捷宜示頒宣護聖奉國興順宗順興國諸軍都指揮使各絹十疋餘自都虞候至散卒七疋至十疋其隨行人員與諸州本城將士亦

有等第賜賚

史官曰昔衛青霍去病深入虜境以斬首加級用爲定規故謂首級此其義也

守貞前引大軍往取瀛州境獲一刺史以退此時言攻幽薊賴張彥澤勦蕃較而回徵師五萬運糧千里行扈所過卷團一空將吏醉飽百草皆除遂使河北生民無措足之所而又軍去有賜謂之挂甲錢來則賞之謂之卸甲錢或微有功名目皆次第優給緡帛動計三十萬數田力其何以濟良可痛矣良可駭矣

漢高祖以晉天福十二年卽位時司天監趙延久冬
 官正吳正巳徐延浩等進來年曆日賜器皿繒帛有
 差星官有祿給進曆日職也前代太史預言氣象木
 旱災變使國有備可賞之矣至于中秋老人星見
 日月薄蝕皆嘗事也賜
 賞非其時况曆日乎

冊府元龜

因自理馬園侍文帝疾及入金縢之功乞同元賞遂

封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後以中興開國公賞

報過優北海王詳嘗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

莊帝卽位以故中山王英弟怡超贈驃騎大將軍太

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先是怡為鄴鄴鎮將以貪暴

為有司所糾延昌中卒怡亦朱榮婦兄也至是贈馬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征遼帝次北平登臨海戎烽望

大壑戍主應對辯給增秩四等

中宗神龍三年五月己亥帝以穀價踊貴召太府卿

紀處訥親問其故翌日右驍騎將軍兼知太史事迦

漢高祖以晉天福十二年即位時可天...
官正吳正已徐延浩等進來年...
差星官有祿給進履日...
早災變使國有備可賞之矣至于東...
賞非其時况曆日...
册府元龜

因自理馬園侍文帝疾及入金庸之功乞同元賞遂

封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後以中興開國公賞

報過優北海王詳嘗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

莊帝即位以故中山王英弟怡起贈驃騎大將軍太

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先是怡為鄴鄴鎮將以貪暴

為有司所糾延昌中卒怡亦未榮婦兄也至是贈馬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征遼帝次北平登臨海戍峰望

大壑戍王應對辯給增秩四等

中宗神龍三年五月己亥帝以穀價踊貴召太府卿

紀處訥親問其故翌日右驍騎將軍兼知太史事迦

葉志忠太史令傳孝忠奏言其夜有坦日星入太微
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
其應總靜郡王武三思陰諷之也孝忠既有此奏帝
以為然降勅曰古王垂範必在于褒賢前聖裁規務
歸于賞善左衛將軍兼檢校太府卿紀處訥執心忠
正守志廉平夙夜憂心劬勞靡倦巖廊警衛既展爪
牙之勤列寺當官尤彰出納之吝緣米價騰踊義切
司存明九府之規模陳四人之利害深加折衷妙識
時宜懇款發乎丹襟精誠徹乎玄象星官奏美日史
書芬宜申賜服之榮以廣勸能之路可賜衣裳一幅

物六十枚

崔湜韋庶人臨朝為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
華州刺史初湜于中宗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
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功數萬死者十三回功竟不就
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俄為太平
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

憲宗元和十五年以武寧軍節度右都押衙董重質
為左神武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重質本淮西賊
吳少誠之壻為賊將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為
之謀主有勇決機變領大軍當王師致令宿兵連歲

皆重質之謀也蔡城陷重質始降帝欲誅之李愬保
持得免請於本軍驅使至是徵入遂總禁兵賜金帛
殆與有功者等